



五燈會元卷第十三

青原下四世

雲巖晟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良价悟本禪師會稽俞氏子幼歲從師念  
般若心經至無眼耳鼻舌身意處忽以手捫面問師  
曰某甲有眼耳鼻舌等何故經言無其師駭然異之  
曰吾非汝師卽指往五洩山禮默禪師披剃年二十  
一詣嵩山具戒遊方首詣南泉值馬祖諱辰修齋泉  
問衆曰來日設馬祖齋未審馬祖還來否衆皆無對  
師出對曰待有伴卽來泉曰此子雖後生甚堪雕琢



師曰和尚莫壓良爲賤次叅瀉山問曰頃聞南陽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話某甲未究其微瀉曰闍黎莫記得麼師曰記得瀉曰汝試舉一徧看師遂舉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國師曰墻壁瓦礫是僧曰墻壁瓦礫豈不是無情國師曰是僧曰還解說法否國師曰常說熾然說無間歇僧曰某甲爲甚麼不聞國師曰汝自不聞不可妨他聞者也僧曰未審甚麼人得聞國師曰諸聖得聞僧曰和尚還聞否國師曰我不聞僧曰和尚旣不聞爭知無情解說法國師曰賴我不聞我若聞卽齊於諸聖汝卽不聞我說法也僧曰恁麼則衆生無分去也國師曰我爲衆生說不爲諸聖說僧曰衆生聞後如何國師曰卽非衆生僧曰無情說法據何典教國師曰灼然言不該典非君子之所談汝豈不見華嚴經云刹說衆生說三世一切說師舉了瀉曰我這裏亦有祇是罕遇其人師曰某甲未明乞師指示瀉豎起拂子曰會麼師曰不會請和尚說瀉曰父母所生口終不爲子說師曰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瀉曰此去灃陵攸縣石室相連有雲巖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爲子之所重師曰未審此人如何瀉曰他曾問老僧學人欲奉師去時如何老僧對他

道直須絕滲漏始得他道還得不違師旨也無老僧道第一不得道老僧在這裏師遂辭瀉山徑造雲巖舉前因緣了便問無情說法甚麼人得聞巖曰無情得聞師曰和尚聞否巖曰我若聞汝卽不聞吾說法也師曰某甲爲甚麼不聞巖豎起拂子曰還聞麼師曰不聞巖曰我說法汝尚不聞豈況無情說法乎師曰無情說法該何典教巖曰豈不見彌陀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師於此有省乃述偈曰也大竒也大竒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時方得知師問雲巖某甲有餘習未盡巖曰汝曾作甚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爲巖曰還歡喜也未師曰歡喜則不無如糞掃堆頭拾得一顆明珠師問雲巖擬欲相見時如何曰問取通事舍人師曰見問次日向汝道甚麼師辭雲巖巖曰甚麼處去師曰雖離和尚未卜所止曰莫湖南去師曰無曰莫歸鄉去師曰無曰早晚却回師曰待和尚有住處卽來曰自此一別難得相見師曰難得不相見臨行又問百年後忽有人問還邈得師真否如何祇對巖良久曰祇這是師沈吟巖曰价闍黎承當箇事大須審細師猶涉疑後因過水睹影大悟前旨有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

我踈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  
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他日因供養雲巖真  
次僧問先師道祇這是莫便是否師曰是曰意旨如  
何師曰當時幾錯會先師意曰未審先師還知有也  
無師曰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肯恁麼道  
長慶云既知有爲甚麼恁麼道又云養子方知父慈師在泐潭見初首座有語

曰也大竒也大竒佛界道界不思議師遂問曰佛界  
道界卽不問祇如說佛界道界底是甚麼人初良久  
無對師曰何不速道初曰爭卽不得師曰道也未曾  
道說甚麼爭卽不得初無對師曰佛之與道俱是名  
言何不引教初曰教道甚麼師曰得意忘言初曰猶  
將教意向心頭作病在師曰說佛界道界底病大小  
初又無對次日忽遷化時稱師爲問殺首座价師自  
唐大中末於新豐山接誘學徒厥後盛化豫章高安  
之洞山權開五位善接三根大闡一音廣弘萬品橫  
抽寶劒剪諸見之稠林妙叶弘通截萬端之穿鑿又  
得曹山深明的旨妙唱嘉猷道合君臣偏正回互由  
是洞上玄風播於天下故諸方宗匠咸共推尊之曰  
曹洞宗師因雲巖諱曰營齋僧問和尚於雲巖處得  
何指示師曰雖在彼中不蒙指示曰旣不蒙指示又

用設齋作甚麼師曰爭敢違背他曰和尚初見南泉為甚麼却與雲巖設齋師曰我不重先師道德佛法祇重他不為我說破曰和尚為先師設齋還肯先師也無師曰半肯半不肯曰為甚麼不全肯師曰若全肯即孤負先師也問欲見和尚本來師如何得見師曰年牙相似即無阻矣僧擬進語師曰不躡前蹤別請一問僧無對雲居代云恁麼則不見和尚本來師也僧問長慶如何是年牙相似者慶

云古人恁麼道闍黎又向這裏覓箇甚麼問寒暑到來如何回避師曰何

不向無寒暑處去曰如何是無寒暑處師曰寒時寒

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上堂還有不報四恩三有者

麼眾無對又曰若不體此意何超始終之患直須心

心不觸物步步無處所常無間斷始得相應直須努

力莫閑過日問僧甚處來曰遊山來師曰還到頂麼

曰到師曰頂上有人麼曰無人師曰恁麼則不到頂

也曰若不到頂爭知無人師曰何不且住曰某甲不

辭住西天有人不肯師曰我從來疑著這漢師與秦

首座冬節喫果子次乃問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

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且道過在甚麼處

秦曰過在動用中同安顯別師喚侍者撥退果卓問

雪峯從甚處來曰天台來師曰見智者否曰義存喫

鐵棒有分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大似駭雞犀問  
蛇吞蝦蟇救則是不救則不救則師曰救則雙目不睹不  
救則形影不彰有僧不安要見師師遂往僧曰和尚  
何不救取人家男女師曰你是甚麼人家男女曰某  
甲是大闡提人家男女師良久僧曰四山相逼時如  
何師曰老僧日前也向人家屋簷下過來曰回互不  
回互師曰不回互曰教某甲向甚處去師曰粟畬裏  
去僧噓一聲曰珍重便坐脫師以拄杖敲頭三下曰  
汝祇解與麼去不解與麼來因夜叅不點燈有僧出  
問話退後師令侍者點燈乃召適來問話僧出來其  
僧近前師曰將取三兩粉來與這箇上座其僧拂袖  
而退自此省發遂罄捨衣資設齋得三年後辭師師  
曰善爲時雪峯侍立問曰祇如這僧辭去幾時却來  
師曰他祇知一去不解再來其僧歸堂就衣鉢下坐  
化峯上報師師曰雖然如此猶較老僧三生在雪峯  
上問訊師曰入門來須有語不得道早箇入了也峯  
曰某甲無口師曰無口且從還我眼來峯無語雲居別前  
語云待某甲有口卽道長雪峯般柴次乃於師面前  
慶別云恁麼則某甲謹退拋下一束師曰重多少峯曰盡大地人提不起師曰  
爭得到這裏峯無語問僧甚處來曰三祖塔頭來師

曰既從祖師處來又要見老僧作甚麼曰祖師卽別學人與和尚不別師曰老僧欲見闍黎本來師還得否曰亦須待和尚自出頭來始得師曰老僧適來暫時不在官人問有人修行否師曰待公作男子卽修行僧問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時如何師乃合掌頂戴問僧作甚麼來曰孝順和尚來師曰世間甚麼物最孝順僧無對上堂有一人在千人萬人中不背一人不向一人你道此人具何面目雲居出曰某甲叅堂去師有時曰體得佛向上事方有些子語話分僧問如何是語話師曰語話時闍黎不聞曰和尚還聞否師曰不語話時卽聞問如何是正問正答師曰不從口裏道曰若有人問師還答否師曰也未曾問問如何是從門入者非寶師曰便好休問和尚出世幾人肯師曰並無一人肯曰爲甚麼並無一人肯師曰爲他箇箇氣宇如王師問講維摩經僧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喚作甚麼語曰讚法身語師曰喚作法身早是讚也問時時勤拂拭爲甚麼不得他衣鉢未審甚麼人合得師曰不入門者曰祇如不入門者還得也無師曰雖然如此不得不與他却又曰直道本來無一物猶未合得他衣鉢汝道甚麼人合得

這裏合下得一轉語且道下得甚麼語時有一僧下  
九十六轉語並不契末後一轉始愜師意師曰闍黎  
何不早恁麼道別有一僧密聽祇不聞末後一轉遂  
請益其僧僧不肯說如是三年相從終不爲舉一日  
因疾其僧曰某三年請舉前話不蒙慈悲善取不得  
惡取去遂持刀白曰若不爲某舉卽殺上座去也其  
僧悚然曰闍黎且待我爲你舉乃曰直饒將來亦無  
處著其僧禮謝有菴主不安凡見僧便曰相救相救  
多下語不契師乃去訪之主亦曰相救師曰甚麼相  
救主曰莫是藥山之孫雲巖嫡子麼師曰不敢主合  
掌曰大家相送便遷化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  
師曰火後一莖茆問師尋常教學人行鳥道未審如  
何是鳥道師曰不逢一人曰如何行師曰直須足下  
無私去曰祇如行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師曰闍  
黎因甚顛倒曰甚麼處是學人顛倒師曰若不顛倒  
因甚麼却認奴作郎曰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不行  
鳥道師謂衆曰知有佛向上人方有語話分僧問如  
何是佛向上人師曰非佛保福別云佛非法眼師與  
密師伯過水乃問過水事作麼生伯曰不濕脚師曰  
老老大大作這箇語話伯曰你又作麼生師曰脚不

濕問僧甚處去來曰製鞋來師曰自解依他曰依他  
 師曰他還指教汝也無曰允即不違僧問茱萸如何  
 是沙門行萸曰行則不無有覺即乖別有僧舉似師  
 師曰他何不道未審是甚麼行僧遂進此語萸曰佛  
 行佛行僧回舉似師師曰幽州猶似可最苦是新羅  
 東禪齊拈云此語還有疑訛也無若有且道甚麼處  
 不得若無他又道最苦是新羅還點檢得出麼他道  
 行則不無有覺即乖却令再問是甚麼行又僧却問  
 道佛行那僧是會了問不會了問請斷看

如何是沙門行師曰頭長三尺頸長二寸師令侍者

持此語問三聖然和尚聖於侍者手上掐一掐侍者

回舉似師師肯之師見幽上座來遽起向禪牀後立

幽曰和尚為甚麼回避學人師曰將謂闍黎不見老

僧問如何是玄中又玄師曰如死人舌師洗鉢次見

兩烏爭蝦蟇有僧便問這箇因甚麼到恁麼地師曰

祇為闍黎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禾莖粟榦

問三身之中阿那身不墮眾數師曰吾常於此切僧問

曹山先師道吾常於此切意作麼生山云要頭便斫去又問雪峯峯以拄杖劈口打云我亦曾到洞山來

會下有老宿去雲巖回師問汝去雲巖作甚麼宿曰

不會師代曰堆堆地師行脚時會一官人曰三祖信

心銘弟子擬註師曰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作麼生註

法眼代云恁麼師看稻次見朗上座牽牛師曰這箇則弟子不註也

牛須好看恐傷人苗稼朗曰若是好牛應不傷人苗  
稼僧問如何是青山白雲父師曰不森森者是曰如  
何是白雲青山兒師曰不辯東西者是曰如何是白  
雲終日倚師曰去離不得曰如何是青山總不知師  
曰不顧視者是問清河彼岸是甚麼草師曰是不萌  
之草師作五位君臣頌曰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  
莫怪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舊日嫌偏中正失曉老  
婆逢古鏡分明覲面別無真休更迷頭猶認影正中  
來無中有路隔塵埃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  
舌才兼中至兩刃交鋒不須避好手猶如火裏蓮宛  
然自有冲天志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  
出常流折合還歸炭裏坐上堂向時作麼生奉時作  
麼生功時作麼生共功時作麼生功功時作麼生僧  
問如何是向師曰喫飯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奉師曰  
背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功師曰放下鑊頭時作麼生  
曰如何是共功師曰不得色曰如何是功功師曰不  
共乃示頌曰聖主由來法帝堯御人以禮曲龍腰有  
時鬧市頭邊過到處文明賀聖朝淨洗濃粧爲阿誰  
子規聲裏勸人歸百花落盡啼無盡更向亂峯深處  
啼枯木花開劫外春倒騎玉象趁麒麟而今高隱千

峯外月皎風清好日辰衆生諸佛不相侵山自高兮  
水自深萬別千差明底事鷓鴣啼處百花新頭角纔  
生已不堪擬心求佛好羞慚迢迢空劫無人識肯向  
南詢五十三師因曹山辭遂囑曰吾在雲巖先師處  
親印寶鏡三昧事窮的要今付於汝詞曰如是之法  
佛祖密付汝今得之宜善保護銀燭盛雪明月藏鷲  
類之弗齊混則知處意不在言來機亦赴動成窠曰  
差落顧佇背觸俱非如火聚但形文彩卽屬涿汙  
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爲物作則用拔諸苦雖非有爲  
不是無語如臨寶鏡形影相覩汝不是渠渠正是汝  
如世嬰兒五相完具不去不來不起不住婆婆和和  
有句無句終不得物語未正故重離六爻偏正回互  
疊而爲三變盡成五如荳徒結切草味如金剛杵正中  
妙挾敲唱雙舉通宗通塗挾帶挾路錯然則吉不可  
犯忤天真而妙不屬迷悟因緣時節寂然昭著細入  
無間大絕方所毫忽之差不應律呂今有頓漸緣立  
宗趣宗趣分矣卽是規矩宗通趣極真常流注外寂  
中搖係駒伏鼠先聖悲之爲法檀度隨其顛倒以緇  
爲素顛倒想滅肯心自許要合古轍請觀前古佛道  
垂成十劫觀樹如虎之缺如馬之弔之戍切以有下劣

寶几珍御以有驚異狸奴白牯弄以巧力射中百步  
 箭鋒相直巧力何預木人方歌石女起舞非情識到  
 寧容思慮臣奉於君子順於父不順非孝不奉非輔  
 潛行密用如愚若魯但能相續名主中主師又曰末  
 法時代人多乾慧若要辯驗真偽有三種滲漏一曰  
 見滲漏機不離位墮在毒海二曰情滲漏滯在向背  
 見處偏枯三曰語滲漏究妙失宗機昧終始濁智流  
 轉於此三種子宜知之又綱要偈三首一敲唱俱行  
 偈曰金針雙鎖備叶路隱全該寶印當風妙重重錦  
 縫開二金鎖玄路偈曰交互明中暗功齊轉覺難力  
 窮忘進退金鎖網鞵鞵三不墮凡聖亦名理偈曰事  
 理俱不涉回照絕幽微背風無巧拙電火爍難追上  
 堂道無心合人人無心合道欲識箇中意一老一不  
 老後僧問曹山如何是一老山云不扶持云如何是一不老山云枯木僧又舉似逍遙忠忠云三從六義  
 問僧世間何物最苦曰地獄最苦師曰不然在此  
 衣線下不明大事是名最苦師與密師伯行次指路  
 傍院曰裏面有人說心說性伯曰是誰師曰被師伯  
 一問直得去死十分伯曰說心說性底誰師曰死中  
 得活問僧名甚麼曰某甲師曰阿那箇是闍黎主人  
 公曰見祇對次師曰苦哉苦哉今時人例皆如此祇

認得驢前馬後底將為自已佛法平沈此之是也賓  
中主尚未分如何辯得主中主僧便問如何是主中

主師曰闍黎自道取曰某甲道得即是賓中主雲居代云

也某甲道得不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恁麼道即易相續

也大難遂示頌曰嗟見今時學道流千千萬萬認門

頭恰似入京朝聖主祇到潼關便即休師不安令沙

彌傳語雲居乃囑曰他或問和尚安樂否但道雲巖

路相次絕也汝下此語須遠立恐他打汝沙彌領旨

去傳語聲未絕早被雲居打一棒沙彌無語同安顯代云恁

麼則雲巖一枝不墜也雲居錫云上座且道雲巖師

將圓寂謂眾曰吾有閑名在世誰人為吾除得眾皆

無對時沙彌出曰請和尚法號師曰吾閑名已謝霜

云無人得他肯雲居云若有閑名非吾先師曹山云

從古至今無人辯得疎山云龍有出水之機無人辯

得僧問和尚違和還有不病者也無師曰有曰不病

者還看和尚否師曰老僧看他有分曰未審和尚如

何看他師曰老僧看時不見有病師乃問僧離此殼

漏子向甚麼處與吾相見僧無對師示頌曰學者恒

沙無一悟過在尋他舌頭路欲得忘形泯蹤跡努力

殷勤空裏步乃命剃髮澡身披衣聲鐘辭眾儼然坐  
化時大眾號慟移晷不止師忽開目謂眾曰出家人

心不附物是真修行勞生惜死哀悲何益復令主事  
辦愚癡齋衆猶慕戀不已延七日食具方備師亦隨  
衆齋畢乃曰僧家無事大率臨行之際勿須喧動遂  
歸丈室端坐長往當咸通十年三月壽六十三臘四  
十二諡悟本禪師塔曰慧覺

青原下五世

洞山价禪師法嗣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泉州莆田黃氏子少業儒年十  
九往福州靈石出家二十五登戒尋謁洞山山問闍  
黎名甚麼師曰本寂山曰那箇擲師曰不名本寂山  
深器之自此入室盤桓數載乃辭去山遂密授洞  
宗旨復問曰子向甚麼處去師曰不變異處去山曰  
不變異處豈有去邪師曰去亦不變異遂往曹溪禮  
祖塔回吉水衆嚮師名乃請開法師志慕六祖遂名  
山爲曹尋值賊亂乃之宜黃有信士王若一捨何王  
觀請師住持師更何王爲荷玉由是法席大興學者  
雲萃洞山之宗至師爲盛師因僧問五位君臣旨訣  
師曰正位卽空界本來無物偏位卽色界有萬象形  
正中偏者背理就事偏中正者舍事入理兼帶者冥  
應衆緣不墮諸有非染非淨非正非偏故曰虛玄大

道無著真宗從上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玄當詳審  
辯明君爲正位臣爲偏位臣向君是偏中正君視臣  
是正中偏君臣道合是兼帶語僧問如何是君師曰  
妙德尊寰宇高明朗太虛曰如何是臣師曰靈機弘  
聖道真智利羣生曰如何是君視臣師曰不墮諸異  
趣凝情望聖容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混然無內外  
光燭本無偏曰如何是君臣偏正言者不欲犯中故  
和融上下平師又曰以君臣偏正言者不欲犯中故  
臣稱君不敢斥言是也此吾法宗要乃作偈曰學者  
先須識自宗莫將真際雜頑空妙明體盡知傷觸力  
在逢緣不借中出語直教燒不著潛行須與古人同  
無身有事超岐路無事無身落始終復作五相○偈  
曰白衣須拜相此事不爲奇積代簪纓者休言落魄  
時○偈曰子時當正位明正在君臣未離兜率界烏  
雞雪上行○偈曰燄裏寒冰結楊花九月飛泥牛乳  
水面木馬逐風嘶○偈曰王宮初降日玉兔不能離  
未得無功旨人天何太遲●偈曰渾然藏理事朕兆  
卒難明威音王未曉彌勒豈惺惺稠布衲問披毛帶  
角是甚麼墮師曰是類墮曰不斷聲色是甚麼墮師  
曰是隨墮曰不受食是甚麼墮師曰是尊貴墮乃曰

食者卽是本分事知有不取故曰尊貴墮若執初心知有自己及聖位故曰類墮若初心知有已事回光之時擯却色聲香味觸法得寧謐卽成功勳後却不執六塵等事隨分而昧任之則礙所以外道六師是汝之師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食者卽是正命食也亦是就六根門頭見聞覺知祇是不被他染汙將爲墮且不是同向前均他本分事尚不取豈況其餘事邪師凡言墮謂混不得類不齊凡言初心者所謂悟了同未悟耳師作四禁偈曰莫行心處路不挂本來衣何須正恁麼切忌未生時僧問學人通身是病請師醫師曰不醫曰爲甚麼不醫師曰教汝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問沙門豈不是具大慈悲底人師曰是曰忽遇六賊來時如何師曰亦須具大慈悲曰如何具大慈悲師曰一劒揮盡曰盡後如何師曰始得和同問五位對賓時如何師曰汝卽今問那箇位曰某甲從偏位中來請師向正位中接師曰不接曰爲甚麼不接師曰恐落偏位中去師却問僧祇如不接是對賓是不對賓曰早是對賓了也師曰如是如是問萬法從何而生師曰從顛倒生曰不顛倒時萬法何在師曰在曰在甚麼處師曰顛倒作麼問不萌

之草爲甚麼能藏香象師曰闍黎幸是作家又是曹

山作麼問三界擾擾六趣昏昏如何辨色師曰不辨

色曰爲甚麼不辨色師曰若辨色卽昏也師聞鐘聲

乃曰阿哪阿哪僧問和尚作甚麼師曰打著我心僧

無對五祖戒代云問維那甚處來曰牽醋槽去來師

曰或到險處又作麼生牽那無對雲居代云正好著

放却問金峯志曰作甚麼來曰蓋屋來師曰了也未

曰這邊則了師曰那邊事作麼生曰候下工日白和

尚師曰如是如是師一日入僧堂向火有僧曰今日

好寒師曰須知有不寒者曰誰是不寒者師筴火示

之僧曰莫道無人好師拋下火僧曰某甲到這裏却

不會師曰日照寒潭明更明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

甚麼人師曰汝道洪州城裏如許多人甚麼處去問

眉與目還相識也無師曰不相識曰爲甚麼不相識

師曰爲同在一處曰恁麼則不分去也師曰眉且不

是目曰如何是目師曰端的去曰如何是眉師曰曹

山却疑曰和尚爲甚麼却疑師曰若不疑卽端的去

也問如何是無刃劒師曰非淬鍊所成曰用者如何

師曰逢者皆喪曰不逢者如何師曰亦須頭落曰逢

者皆喪則固是不逢者爲甚麼頭落師曰不見道能

盡一切曰盡後如何師曰方知有此劔問於相何真

師曰即相即真曰當何顯示師豎起拂子問幻本何

真師曰幻本元真法眼別云曰當幻何顯示師曰即幻

即顯法眼別云曰恁麼則始終不離於幻也師曰覓

幻相不可得問即心即佛即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

師曰兔角不用無牛角不用有問如何是常在底人

師曰恰遇曹山暫出曰如何是常不在底人師曰難

得僧問清稅孤貧乞師賑濟師召稅闍黎稅應諾師

曰清原白家酒三盞喫三猶道未沾唇玄覺云甚麼處是與他酒

喫問擬豈不是類師曰直是不擬亦是類曰如何是

異師曰莫不識痛痒好鏡清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

時如何師曰理即如此事作麼生曰如理如事師曰

謾曹山一人即得爭奈諸聖眼何曰若無諸聖眼爭

鑑得箇不恁麼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雲門問不

改易底人來師還接否師曰曹山無恁麼閑工夫問

人人盡有弟子在塵中師還有否師曰過手來其僧

過手師點曰一二三四五六足問魯祖面壁用表何

事師以手掩耳問承古有言未有一人倒地不因地

而起如何是倒師曰肯即是曰如何是起師曰起也

問子歸就父為甚麼父全不顧師曰理合如是曰父

子之恩何在師曰始成父子之恩曰如何是父子之恩師曰刀斧所不開問靈衣不挂時如何師曰曹山孝滿曰孝滿後如何師曰曹山好顛酒問教中道大海不宿死屍如何是大海師曰包含萬有者曰既是包含萬有爲甚麼不宿死屍師曰絕氣息者不著曰既是包含萬有爲甚麼絕氣息者不著師曰萬有非其功絕氣息者有其德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道有道無卽得爭奈龍王按劍何問具何知解善能問難師曰不呈句曰問難箇甚麼師曰刀斧斫不入曰恁麼問難還有不肯者麼師曰有曰是誰師曰曹山問世間甚麼物最貴師曰死貓兒頭最貴曰爲甚麼死貓兒頭最貴師曰無人著價問無言如何顯師曰莫向這裏顯曰甚麼處顯師曰昨夜床頭失却三文錢問日未出時如何師曰曹山也曾恁麼來曰出後如何師曰猶較曹山半月程問僧作甚麼曰掃地師曰佛前掃佛後掃曰前後一時掃師曰與曹山過鞞鞋來僧問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曰不雕琢曰爲甚麼不雕琢師曰須知曹山好手問如何是曹山眷屬師曰白髮連頭戴頂上一枝花問古德道盡大地唯此人未審是甚麼人師曰不可有第二月也曰如

何是第二月師曰也要老兄定當曰作麼生是第一  
 月師曰險師問德上座菩薩在定聞香象渡河出甚  
 麼經曰出涅槃經師曰定前聞定後聞曰和尚流也  
 師曰道也太煞道祇道得一半曰和尚如何師曰灘  
 下接取問學人十二時中如何保任師曰如經蠱毒  
 之鄉水也不得沾著一滴問如何是法身主師曰謂  
 秦無人曰這箇莫便是否師曰斬問親何道伴即得  
 常聞於未聞師曰同共一被蓋曰此猶是和尚得聞  
 如何是常聞於未聞師曰不同於木石曰何者在先  
 何者在後師曰不見道常聞於未聞問國內按劍者  
 是誰師曰曹山法燈別云汝不是恁麼人曰擬殺何人師曰一切  
 總殺曰忽逢本生父母又作麼生師曰棟甚麼曰爭  
 奈自己何師曰誰奈我何曰何不自殺師曰無下手  
 處問一牛飲水五馬不嘶時如何師曰曹山解忌口  
 問常在生死海中沉沒者是甚麼人師曰第二月曰  
 還求出也無師曰也求出祇是無路曰未審甚麼人  
 接得伊師曰擔鐵枷者問雪覆千山為甚麼孤峯不  
 白師曰須知有異中異曰如何是異中異師曰不墮  
 諸山色紙衣道者來叅師問莫是紙衣道若否者曰  
 不敢師曰如何是紙衣下事者曰一裘纔挂體萬法

悉皆如師曰如何是紙衣下用者近前應諾便立脫  
師曰汝祇解恁麼去何不解恁麼來者忽開眼問曰  
一靈真性不假胞胎時如何師曰未是妙者曰如何  
是妙師曰不借借者珍重便化師示頌曰覺性圓明  
無相身莫將知見妄踈親念異便於玄體昧心差不  
與道爲鄰情分萬法沉前境識鑒多端喪本真如是  
句中全曉會了然無事昔時人問強上座曰佛真法  
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生說箇應底  
道理曰如驢覷井師曰道則太煞道祇道得八成曰  
和尚又如何師曰如井覷驢僧舉藥山問僧年多少  
曰七十二山曰是七十二那曰是山便打此意如何  
師曰前箭猶似可後箭射人深曰如何免得此棒師  
曰王勅旣行諸侯避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填  
溝塞壑問如何是師子師曰衆獸近不得曰如何是  
師子兒師曰能吞父母者曰旣是衆獸近不得爲甚  
麼却被兒吞師曰豈不見道子若哮吼祖父俱盡曰  
盡後如何師曰全身歸父曰未審祖盡時父歸何所  
師曰所亦盡曰前來爲甚麼道全身歸父師曰譬如  
王子能成一國之事又曰闍黎此事不得孤滯直須  
枯木上更撒些子華雲門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喫

常住苗稼者是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你還畜得麼曰畜得師曰你作麼生畜曰著衣喫飯有甚麼難師曰何不道披毛戴角門便禮拜陸亘大夫問南泉姓甚麼泉曰姓王曰王還有眷屬也無泉曰四臣不昧曰王居何位泉曰玉殿苔生後僧舉問師玉殿苔生意旨如何師曰不居正位曰八方來朝時如何師曰他不受禮曰何用來朝師曰違則斬曰違是臣分上未審君意如何師曰樞密不得旨曰恁麼則燮理之功全歸臣相也師曰你還知君意麼曰外方不敢論量師曰如是如是問纔有是非紛然失心時如何師曰斬僧問香巖如何是道巖曰枯木裏龍吟曰如何是道中人巖曰髑髏裏眼睛玄沙別云龍藏枯木僧不領乃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霜曰猶帶喜在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霜曰猶帶識在又不領乃問師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師曰血脈不斷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師曰乾不盡曰未審還有得聞者麼師曰盡大地未有一人不聞曰未審枯木裏龍吟是何章句師曰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喪遂示偈曰枯木龍吟真見道髑髏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問朗月當空時如何師曰猶是堦下漢曰請師

撰述  
五燈會元卷十三  
接上堦師曰月落後來相見師尋常應機曾無軌轍  
於天復辛酉夏夜問知事曰今日是幾何日月曰六  
月十五師曰曹山平生行脚到處祇管九十日爲一  
夏明日辰時行脚去及時焚香宴坐而化閱世六十  
二臘三十七葬全身於山之西阿謚元證禪師塔曰  
福圓

洪州雲居道膺禪師幽州玉田王氏子童巾出家於  
范陽延壽寺二十五成大僧其師令習聲聞篇聚非  
其好棄之遊方至翠微問道會有僧自豫章來盛稱  
洞山法席師遂造焉山問甚處來師曰翠微來山曰  
翠微有何言句示徒師曰翠微供養羅漢某甲問供  
養羅漢羅漢還來否微曰你每日噓箇甚麼山曰實  
有此語否師曰有山曰不虛叅見作家來山問汝名  
甚麼師曰道膺山曰向上更道師曰向上卽不名道  
膺山曰與老僧祇對這吾底語一般師問如何是祖  
師意山曰闍黎他後有把茅蓋頭忽有人問如何祇  
對師曰道膺罪過山謂師曰吾聞思大和尚生倭國  
作王是否師曰若是思大佛亦不作山然之山問師  
甚處去來師曰蹋山來山曰那箇山堪住師曰那箇  
山不堪住山曰恁麼則國內總被闍黎占却師曰不

然山曰恁麼則子得箇入路師曰無路山曰若無路  
爭得與老僧相見師曰若有路卽與和尚隔山山或作生  
去也山乃曰此子已後千人萬人把不住去在師隨  
洞山渡水次山問水深多少師曰不濕山曰麤人師  
曰請師道山曰不乾南泉問僧講甚麼經曰彌勒下  
生經泉曰彌勒幾時下生曰見在天堂當來下生泉  
曰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師問洞山天上無彌勒  
地下無彌勒未審誰與安名山被問直得禪牀震動  
乃曰膺闍黎吾在雲巖曾問老人直得火爐震動今  
日被子一問直得通身汗流師後結庵于三峯經句  
不赴堂山問子近日何不赴齋師曰每日自有天神  
送食山曰我將謂汝是箇人猶作這箇見解在汝晚  
間來師晚至山召膺庵主師應諾山曰不思善不思  
惡是甚麼師回庵寂然宴坐天神自此竟尋不見如  
是三日乃絕山問師作甚麼師曰合醬山曰用多少  
鹽師曰旋入山曰作何滋味師曰得山問大闡提人  
作五逆罪孝養何在師曰始成孝養自爾洞山許爲  
室中領袖初止三峯其化未廣後開法雲居四衆臻  
萃上堂舉先師道地獄未是苦向此衣線下不明大  
事却是最苦師曰汝等旣在這箇行流十分去九不

較多也更著些子精彩便是上座不屈平生行脚不孤負叢林古人道欲得保任此事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方有些子氣息汝若大事未辦且須履踐玄途上堂得者不輕微明者不賤用識者不容嗟解者無厭惡從天降下則貧窮從地湧出則富貴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動則埋身千丈不動則當處生苗一言迴脫獨拔當時言語不要多多則無用處僧問如何是從天降下則貧窮師曰不貴得曰如何是從地湧出則富貴師曰無中忽有劉禹端公問雨從何來師曰從端公問處來公歡喜讚歎師却問公雨從何來公無語有老宿代云謝和尚再三問如何歸宗柔別云謝和尚再三問如何是沙門所重師曰心識不到處問佛與祖還有階級否師曰俱在階級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古路不逢人問如何是一法師曰如何是萬法曰未審如何領會師曰一法是你本心萬法是你本性且道心與性是一是二僧禮拜師示頌曰一法諸法宗萬法一法通唯心與唯性不說異兼同問如何是口訣師曰近前來僧近前師擲拂子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趁雀兒也不會僧問有人衣錦繡入來見和尚後為甚寸絲不挂師曰直得瑠璃殿上行撲倒也須粉碎問馬祖

出八十四人善知識未審和尚出多少人師展手示  
之問如何是向上人行履處師曰天下太平問遊子  
歸家時如何師曰且喜歸來曰將何奉獻師曰朝打  
三千暮打八百問如何是諸佛師師喝曰這田庫兒  
僧禮拜師曰你作麼生會僧喝曰這老和尚師曰元  
來不會僧作舞出去師曰泐臺盤乞兒師曾令侍者  
送袴與一住庵道者道者曰自有孃生袴竟不受師  
再令侍者問孃未生時著箇甚麼道者無語後遷化  
有舍利持似於師師曰直饒得八斛四斗不如當時  
下得一轉語好師在洞山作務悞剗殺蚯蚓山曰這  
箇聾師曰他不死山曰二祖往鄴都又作麼生師不  
對後有僧問和尚在洞山剗殺蚯蚓因緣和尚豈不  
是無語師曰當時有語祇是無人證明問山河大地  
從何而有師曰從妄想有曰與某甲想出一錠金得  
麼師便休去僧不肯師問雪峯門外雪消也未曰一  
片也無消箇甚麼師曰消也僧問一時包裹時如何  
師曰旋風千匝上堂如人將三貫錢買箇獵狗祇解  
尋得有蹤跡底忽遇羚羊挂角莫道蹤跡氣息也無  
僧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曰挂角後  
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師

曰不見道無蹤跡其僧舉似趙州州曰雲居師兄猶  
 在僧便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州曰九九八十一曰挂  
 角後如何州曰九九八十一曰得恁麼難會州曰有  
 甚麼難會曰請和尚指示州曰新羅新羅又問長慶  
 羚羊挂角時如何慶曰草裏漢曰挂後如何慶曰亂  
 叫喚曰畢竟如何慶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衆僧夜  
 叅侍者持燈來影在壁上僧見便問兩箇相似時如  
 何師曰一箇是影問學人擬欲歸鄉時如何師曰祇  
 這是新羅僧問佛陀波利見文殊為甚却回去師曰  
 祇為不將來所以却回去問如何是佛師曰讚歎不  
 及曰莫祇這便是否師曰不勞讚歎問教中道是人  
 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此意如何師  
 曰動則應墮惡道靜則為人輕賤崇壽稠別云心外  
有法應墮惡道守  
住自己已為  
人輕賤問香積飯甚麼人得喫師曰須知得喫底  
 人入口也須抉出有僧在房內念經師隔窓問闍黎  
 念者是甚麼經僧曰維摩經師曰不問維摩經念者  
 是甚麼經其僧從此得入上堂孤迥迥峭巍巍僧出  
 問曰某甲不會師曰面前案山子也不會新羅僧問  
 是甚麼得恁麼難道師曰有甚麼難道曰便請和尚  
 道師曰新羅新羅問明眼人為甚麼黑如漆師曰何

怪荆南節度使成汭入山設供問曰世尊有密語迦  
葉不覆藏如何是世尊密語師召尚書書應諾師曰  
會麼書曰不會師曰汝若不會世尊有密語汝若會  
迦葉不覆藏僧問纔生爲甚麼不知有師曰不同生  
曰未生時如何師曰不曾滅曰未生時在甚麼處師  
曰有處不收曰甚麼人不受滅師曰是滅不得者上  
堂僧家發言吐氣須有來由莫將等閑這裏是甚麼  
所在爭受容易凡問箇事也須識些子好惡若不識  
尊卑良賤不知觸犯信口亂道也無利益傍家行脚  
到處覓相似語所以尋常向兄弟道莫怪不相似恐  
同學太多去第一莫將來將來不相似言語也須看  
前頭八十老人入場屋不是小兒嬉不是因循事一  
言參差卽千里萬里難爲取攝蓋爲學處不著力敲  
骨打髓須有來由言語如鉗如夾如鈎如鎖須教相  
續不斷始得頭頭上具物物上明豈不是得妙底事  
一種學大須子細研窮直須諦當的的無差到這裏  
有甚麼蹉跎處有甚麼擬議處向去底人常須慄悚  
戢翼始得若是知有底人自解護惜終不取次十度  
發言九度休去爲甚麼如此恐怕無利益體得底人  
心如臘月扇子直得口邊醜出不是強爲任運如此

欲得恁麼事須是恁麼人既是恁麼人不愁恁麼事  
恁麼事卽難得上堂汝等諸人直饒學得佛邊事早  
是錯用心不見古人講得天花落石點頭亦不干自  
已事自餘是甚麼閑擬將有限身心向無限中用如  
將方木逗圓孔多少誦訛若無恁麼事饒你攢花簇  
錦亦無用處未離情識在一切事須向這裏及盡若  
有一毫去不盡卽被塵累豈況更多差之毫釐過犯  
山嶽不見古人道學處不玄盡是流俗閨閣中物捨  
不得俱爲滲漏直須向這裏及取及去及來併盡一  
切事始得無過如人頭頭上了物物上通祇喚作了  
事人終不喚作尊貴將知尊貴一路自別不見道從  
門入者非寶棒上不成龍知麼師爲南昌鍾王尊之  
願爲世世師天復元年秋示疾明年正月三日問侍  
者曰今日是幾曰初三師曰三十年後但道祇這是  
乃告寂謚弘覺禪師

撫州踈山匡仁禪師吉州新淦人投本州元證禪師  
出家一日告其師往東都聽習未經歲月忽曰尋行  
數墨語不如默捨已求人假不如真遂造洞山值山  
早叅出問未有之言請師示誨山曰不諾無人肯師  
曰還可功也無山曰你卽今還功得麼師曰功不得

卽無諱處山他日上堂曰欲知此事直須如枯木生  
花方與他合師問一切處不乖時如何山曰闍黎此  
是功勳邊事幸有無功之功子何不問師曰無功之  
功豈不是那邊人山曰大有人笑子恁麼問師曰恁  
麼則迢然去也山曰迢然非迢然非不迢然師曰如  
何是迢然山曰喚作那邊人卽不得師曰如何是非  
迢然山曰無辨處山問師空劫無人家是甚麼人住  
處師曰不識山曰人還有意旨也無師曰和尚何不  
問他山曰現問次師曰是何意旨山不對泊洞山順  
世弟子禮終乃到潭州大瀉值瀉示衆曰行脚高士  
直須向聲色裏睡眠聲色裏坐卧始得師出問如何  
是不落聲色句瀉豎起拂子師曰此是落聲色句瀉  
放下拂子歸方丈師不契便辭香嚴嚴曰何不且住  
師曰某甲與和尚無緣嚴曰有何因緣試舉看師遂  
舉前話嚴曰某甲有箇語師曰道甚麼嚴曰言發非  
聲色前不物師曰元來此中有人遂囑香嚴曰向後  
有住處某甲却來相見乃去瀉問嚴曰問聲色話底  
矮闍黎在麼嚴曰已去也瀉曰曾舉向子麼嚴曰某  
甲亦曾對他來瀉曰試舉看嚴舉前語瀉曰他道甚  
麼嚴曰深肯某甲瀉失笑曰我將謂這矮子有長處

元來祇在這裏此子向去若有箇住處近山無柴燒  
近水無水喫師聞福州大瀉安和尚示衆曰有句無  
句如藤倚樹師特入嶺到彼值瀉泥壁便問承聞和  
尚道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是否瀉曰是師曰忽遇樹  
倒藤枯句歸何處瀉放下泥槃呵呵大笑歸方丈師  
曰某甲三千里賣却布單特爲此事而來和尚何得  
相弄瀉喚侍者取二百錢與這上座去遂囑曰向後  
有獨眼龍爲子點破在瀉山次日上堂師出問法身  
之理理絕玄微不奪是非之境猶是法身邊事如何  
是法身向上市瀉舉起拂子師曰此猶是法身邊事  
瀉曰如何是法身向上市師奪拂子摺折擲向地上  
便歸衆瀉曰龍蛇易辨衲子難瞞後聞婺州明招謙  
和尚出世謙目徑往禮拜招問甚處來師曰閩中來  
招曰曾到大瀉否師曰到招曰有何言句師舉前話  
招曰瀉山可謂頭正尾正祇是不遇知音師亦不省  
復問忽遇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招曰却使瀉山笑轉  
新師於言下大悟乃曰瀉山元來笑裏有刀遙望禮  
拜悔過招一日問虎生七子那箇無尾巴師曰第七  
箇無尾巴香巖出世師不爽前約遂往訪之巖上堂  
僧問不求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巖曰萬機休罷千

聖不攜師在衆作嘔聲曰是何言歟嚴聞便下座曰  
適對此僧語必有不是致招師叔如是未審過在甚  
麼處師曰萬機休罷猶有物在千聖不攜亦從人得  
如何無過嚴曰却請師叔道師曰若教某甲道須還  
師資禮始得嚴乃禮拜躡前問師曰何不道肯諾不  
得全嚴曰肯又肯箇甚麼諾又諾於阿誰師曰肯卽  
肯他千聖諾卽諾於已靈嚴曰師叔恁麼道向去倒  
屙三十年在師到夾山山上堂師問承師有言目前  
無法意在目前如何是非目前法山曰夜月流輝澄  
潭無影師作掀禪牀勢山曰闍黎作麼生師曰目前  
無法了不可得山曰大衆看取這一員戰將師叅巖  
頭頭見來乃低頭佯睡師近前而立頭不顧師拍禪  
牀一下頭回首曰作甚麼師曰和尚且瞌睡拂袖便  
行頭呵呵大笑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撲回謁  
石霜機語具遂歸故里出王藍田信士張霸遷問和  
尚有何言句師示偈曰吾有一寶琴寄之在曠野不  
是不解彈未遇知音者後遷踈山上堂病僧咸通年  
前會得法身邊事成通年後會得法身向上事雲門  
出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師曰枯椿曰如何是法身向  
上事師曰非枯椿曰還許某甲說道理也無師曰許

曰枯椿豈不是明法身邊事師曰是曰非枯椿豈不  
 是明法身向上事師曰是曰祇如法身還該一切也  
 無師曰法身周徧豈得不該門指淨瓶曰祇如淨瓶  
 還該法身麼師曰闍黎莫向淨瓶邊覓門便禮拜師  
 問鏡清肯諾不得全子作麼生會清曰全歸肯諾師  
 曰不得全又作麼生清曰箇中無肯路師曰始愜病  
 僧意問僧甚處來曰雪峰來師曰我已前到時事事  
 不足如今足也未曰如今足也師曰粥足飯足僧無  
 對雲門代云有僧為師造壽塔畢白師師曰將多少  
 錢與匠人曰一切在和尚師曰為將三錢與匠人為  
 將兩錢與匠人為將一錢與匠人若道得與吾親造  
 塔來僧無語後僧舉似大嶺庵閑和尚即羅嶺曰還  
 有人道得麼僧曰未有人道得嶺曰汝歸與踈山道  
 若將三錢與匠人和尚此生決定不得塔若將兩錢  
 與匠人和尚與匠人共出一隻手若將一錢與匠人  
 累他匠人眉鬚墮落僧回如教而說師具威儀望大  
 嶺作禮歎曰將謂無人大嶺有古佛放光射到此間  
 雖然如是也是臘月蓮花大嶺後聞此語曰我恁麼  
 道早是龜毛長三尺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何不  
 問踈山老漢僧無對師常握木蛇有僧問手中是甚

麼師提起曰曹家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尺五頭巾曰如何是尺五頭巾師曰圓中取不得因鼓山舉威音王佛師師乃問作麼生是威音王佛師山曰莫無慚愧好師曰闍黎恁麼道卽得若約病僧卽不然山曰作麼生是威音王佛師師曰不坐無貴位問靈機未運時如何師曰夜半放白牛問如何是一句師曰不道曰爲甚麼不道師曰少時輩問久負不逢時如何師曰饒你雄信解拈鎗比逐秦王較百步曰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將軍不上便橋金牙徒勞拈筈問如何是直指師曰珠中有水君不信擬向天邊問太陽冬至上堂僧問如何是冬來意師曰京師出大黃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背抵芒叢四脚指天師臨遷化有偈示衆曰我路碧空外白雲無處閑世有無根樹黃葉風送還偈終而逝塔于本山青林師虔禪師初叅洞山山問近離甚麼處師曰武陵曰武陵法道何似此間師曰胡地冬抽笋山曰別甌炊香飯供養此人師拂袖便出山曰此子向後走殺天下人在師在洞山栽松次有劉翁者求偈師作偈曰長長三尺餘鬱鬱覆青草不知何代人得見此松老劉得偈呈洞山山謂曰此是第三代洞山主人師

辭洞山山曰子向甚麼處去師曰金輪不隱的徧界  
絕紅塵山曰善自保任師珍重而出洞山門送謂師  
曰恁麼去一句作麼生道師曰步步踏紅塵通身無  
影像山良久師曰老和尚何不速道山曰子得恁麼  
性急師曰某甲罪過便禮辭師至山南府青銜山住  
庵經十年忽記洞山遺言乃曰當利羣蒙豈拘小節  
邪遂往隨州衆請住青林後遷洞山凡有新到先令  
般柴三轉然後叅堂有一僧不肯問師曰三轉內卽  
不問三轉外如何師曰鐵輪天子寰中旨僧無對師  
便打趁出僧問昔年病苦又中毒藥請師醫師曰金  
錐撥破腦頂上灌醍醐曰恁麼則謝師醫師便打上  
堂祖師門下鳥道玄微功窮皆轉不究難明汝等諸  
人直須離心意識叅出凡聖路學方可保任若不如  
是非吾子息問久負不逢時如何師曰古皇尺一寸  
問請師答話師曰脩羅掌於日月上堂祖師宗旨今  
日施行法令已彰復有何事僧問正法眼藏祖祖相  
傳未審和尚傳付何人師曰靈苗生有地大悟不存  
師問如何是道師曰回頭尋遠澗曰如何是道中人  
師曰擁雪首揚眉問千差路別如何頓曉師曰足下  
背驪珠空怨長天月問學人徑往時如何師曰死蛇

當大路勸子莫當頭曰當頭者如何師曰喪子命根  
曰不當頭者如何師曰亦無回避處曰正當恁麼時  
如何師曰失却也曰向甚麼處去師曰草深無覓處  
曰和尚也須隄防始得師拊掌曰一等是箇毒氣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因設先洞山忌齋僧問供養先  
師先師還來也無師曰更下一分供養著上堂老僧  
尋常不欲向聲前色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  
是聲色不是色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師曰喚作色  
得麼曰如何是色不是色師曰喚作聲得麼僧作禮  
師曰且道爲汝說答汝話若向這裏會得有箇入處  
上堂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僧問如何是眼  
裏著沙不得師曰應真無比曰如何是耳裏著水不  
得師曰白淨無垢問文殊與普賢萬法悉同源文殊  
普賢卽不問如何是同源底法師曰却問取文殊普  
賢曰如何是文殊普賢師曰一釣便上師謂鏡清曰  
時寒道者清曰不敢師曰還有卧單也無曰設有亦  
無展底工夫師曰直饒道者滴水冰生亦不干他事  
曰滴水冰生事不相涉師曰是曰此人意作麼生師  
曰此人不落意曰不落意此人聾師曰高山頂上無  
可與道者啗啄長生然和尚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

還見庭前杉檜樹否曰恁麼則和尚今日因學人致  
得是非師曰多口座主然去後師方知是雪峰禪客  
乃曰盜法之人終不成器

然住後眾緣不備果符師記因僧問從上宗乘如何  
沙聞云然師兄佛法即大行受記之緣亦就

如何是不遷義師曰落花隨流水明月上孤岑師將  
順世焚香白眾曰香煙絕處是吾涅槃時也言訖踞  
跌而坐息隨煙滅

洛京白馬遁儒禪師僧問如何是衲僧本分事師曰  
十道不通風痲子傳來信曰傳甚麼信師乃合掌頂

戴問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纔生不可得不貴未生  
時曰是箇甚麼不貴未生時師曰是汝阿爺問三千

里外嚮白馬及乎到來為甚麼不見師曰是汝不見  
不干老僧事曰請和尚指示師曰指即沒交涉問如

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昨夜三更月正午問如何是  
法身向上事師曰井底蝦蟆吞却月

却月龍曰不奈何曰恁麼則吞却去也  
龍曰一任吞曰吞後如何龍曰好蝦蟆問如何是學

人急切處師曰俊鳥猶嫌鈍瞥然早已遲問如何是  
西來意師曰點額猢猻探月波

潭州龍牙山居遁證空禪師撫州人也因叅翠微乃  
問學人自到和尚法席一箇餘月不蒙一法示誨意

在於何微曰嫌甚麼師又問洞山山曰爭怪得老僧

法眼別云祖師來也雲居齊云此三人尊宿還有師親踈也無若有那箇親若無親踈眼在甚麼處

又問翠微如何是祖師意微曰與我將禪板來師遂

過禪板微接得便打師曰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

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意濟曰與我將蒲團來師乃

過蒲團濟接得便打師曰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

後有僧問和尚行脚時問二尊宿祖師意未審二尊

宿明也未師曰明即明也要且無祖師意東禪齊云

法即有祇是無祖師意若恁麼會有何交涉別作麼生會無祖師意底道理師復舉德山

頭落底語因自省過遂止于洞山隨眾叅請一日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曰待洞水逆流即向汝道師

始悟厥旨服勤八稔湖南馬氏請住龍牙上堂夫叅

玄人須透過祖佛始得新豐和尚道祖佛言教似生

冤家始有叅學分若透不得即被祖佛謾去僧問祖

佛還有謾人之心也無師曰汝道江湖還有礙人之

心也無乃曰江湖雖無礙人之心為時人過不得江

湖成礙人去不得道江湖不礙人祖佛雖無謾人之

心為時人透不得祖佛成謾人去不得道祖佛不謾

人若透得祖佛過此人過却祖佛若也如是始體得

佛祖意方與向上人同如未透得但學佛學祖則萬

劫無有出期僧曰如何得不被祖佛謾去師曰道者

直須自悟去始得問十二時中如何著力師曰如無

手人欲行拳始得問終日區區如何頓息師曰如孝

子喪却父母始得東禪齊云衆中道如喪父母向有閑暇恁麼會還息得人疑情麼除

此外且作麼生會龍牙意問如何是道師曰無異人心是乃曰若

人體得道無異人心始是道人若是言說則沒交涉

道者汝知行底道人否十二時中除却著衣喫飯無

絲髮異於人心無誑人心此箇始是道人若道我得

我會則沒交涉大不容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待石烏龜解語卽向汝道曰石烏龜語也師曰向

汝道甚麼問古人得箇甚麼便休去師曰如賊入空

室問無邊身菩薩爲甚麼不見如來頂相師曰汝道

如來還有頂相麼問大庾嶺頭提不起時如何師曰

六祖爲甚麼將得去問二鼠侵藤時如何師曰須有

隱身處始得曰如何是隱身處師曰還見儂家麼問

維摩掌擎世界未審維摩向甚麼處立師曰道者汝

道維摩掌擎世界問知有底人爲甚麼却有生死師

曰恰似道者未悟時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此一問

最苦報慈云此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祖師在

後來問如何是無事沙門師曰若是沙門不得無事

曰為甚麼不得無事師曰覓一箇也難得問蟾蜍無

反照之功玉兔無伴月之意時如何師曰道者堯舜

之君猶有化在問如何得此身安去師曰不被別身

謾始得法眼別云誰惱亂汝報慈嶼讚師真曰日出連山月圓

當戶不是無身不欲全露師一日在帳中坐僧問不

是無身不欲全露請師全露師撥開帳子曰還見麼

曰不見師曰不將眼來報慈嶼聞云龍牙祇道得師

將順寂有大星隕于方丈前

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在洛浦作維那時一日白槌

普請曰上間般柴下間鋤地第一座問聖僧作甚麼

師曰當堂不正坐不赴兩頭機師問洞山學人無箇

理路未免情識運為山曰汝還見有理路也無師曰

見無理路山曰甚處得情識來師曰學人實問山曰

恁麼則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師曰萬里無寸草

處還許某甲去也無山曰直須恁麼去師般柴次洞

山把住曰狹路相逢時如何師曰反側反側山曰汝

記吾言向南住有一千人向北住止三百而已初住

福州東山之華嚴眾滿一千未幾屬後唐莊宗徵入

輦下大闡玄風其徒果止三百莊宗問祖意教意是

同是別師曰探盡龍宮藏眾義不能詮問大悟底人

爲甚麼却迷師曰破鏡不重照落花難上枝問大軍  
設天王齋求勝賊軍亦設天王齋求勝未審天王赴  
阿誰願師曰天垂雨露不棟榮枯莊宗請入內齋見  
大師大德總看經唯師與徒衆不看經帝問師爲甚  
麼不看經師曰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  
帝曰師一人卽得徒衆爲甚麼也不看經師曰師子  
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絕狐蹤帝曰大師大德爲甚  
麼總看經師曰水母元無眼求食須賴鰕帝曰既是  
後生爲甚麼却稱長老師曰三歲國家龍鳳子百年  
殿下老朝臣師後遊河朔於平陽示滅茶毗獲舍利

建四浮圖一晉州一房州一終南山逍遙園一華嚴

寺謚寶智禪師無爲之塔

瑞州九峯普滿禪師僧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東生  
明月西落金烏曰非師不委師曰理當則行僧禮拜  
師便打僧曰仁義道中禮拜何咎師曰來處不明須  
行嚴令問眼不到色塵時如何師指香臺曰面前是  
甚麼曰請師子細師曰不妨遭人檢點問人人盡道  
請益未審師還拯濟也無師曰汝道巨嶽還乏寸土  
麼曰四海叅尋當爲何事師曰演若迷頭心自狂曰  
還有不狂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狂者師曰突

曉途中眼不開問僧近離甚處曰閩中師曰遠涉不易曰不難動步便到師曰有不動步者麼曰有師曰爭得到此間僧無對師以拄杖趁下問對境心不動時如何師曰汝無大人力曰如何是大人力師曰對境心不動曰適來爲甚麼道無大人力師曰在舍祇言爲客易臨川方覺取魚難問如何是道師曰見通車馬曰如何是道中人師便打僧作禮師便喝問十二時中如何合道師曰與心合道曰畢竟如何師曰上上加泥猶自可離波求水實堪悲問如何是不壞身師曰正是曰學人不會請師直指師曰適來曲少問古人道真因妄立從妄顯真是否師曰是曰如何是真師曰不雜食曰如何是妄師曰起倒攀緣曰去此二途如何合得圓常師曰不敬功德天誰嫌黑暗女問九峯一路今古咸知向上宗乘請師提唱師豎起拂子僧曰大衆側聆願垂方便師曰清波不覩魚龍現迅浪風高下底鉤曰若不久參那知今日師曰人生無定止像沒鏡中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更問阿誰曰恁麼則學人全體是也師曰須彌頂上戴須彌

益州北院通禪師初叅夾山問曰目前無法意在目

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豈不是和尚語山曰  
是師乃掀倒禪牀叉手而立山起來打一拄杖師便

下去

法眼云是他掀倒禪牀何不便去  
須待他打一棒了去意在甚麼處

次叅洞山山

上堂曰坐斷主人公不落第二見師出衆曰須知有  
一人不合伴山曰猶是第二見師便掀倒禪牀山曰  
老兄作麼生師曰待某甲舌頭爛卽向和尚道後辭

洞山擬入嶺山曰善爲飛猿嶺峻好看師良久山召  
通闍黎師應諾山曰何不入嶺去師因有省更不入  
嶺住後上堂諸上座有甚麼事出來論量取若上上

根幾不假如斯若是中下之流直須剗削門頭戶底  
教索索地莫教入泥水第一速須省事直須無心去

學得千般萬般祇成知解與衲僧門下有甚麼交涉  
僧問直須無心學時如何師曰不管繫問如何是佛

師曰峭壁本無苔灑墨圖斑駁問二龍爭珠誰是得  
者師曰得者失曰不得者如何師曰還我珠來問如

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無點汗問轉不得時如何師曰  
功不到問如何是大富貴底人師曰如輪王寶藏曰

如何是赤窮底人師曰如酒店腰帶問水灑不著時  
如何師曰乾剝剝地問一槌便成時如何師曰不是

偶然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壁上畫枯松遊蜂

撰述  
五燈會元卷十三  
四十三  
競采藥滅後諡證真禪師

洞山道全禪師問先洞山如何是出離之要山曰闍黎足下煙生師當下契悟更不他遊雲居進語曰終不敢孤負和尚足下煙生山曰步步玄者卽是功到暨洞山圓寂衆請踵迹住持僧問佛入王宮豈不是大聖再來師曰護明不下生曰爭奈六年苦行何師曰幻人呈幻事曰非幻者如何師曰王宮覓不得問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時如何師曰度盡無遺影還他越涅槃問極目千里是甚麼風範師曰是闍黎風範曰未審和尚風範如何師曰不布婆婆眼

京兆府蜺子和尚不知何許人也事迹頗異居無定所自印心於洞山混俗閩川不畜道具不循律儀冬夏唯披一衲逐日沿江岸採掇鰕蜺以充其腹暮卽宿東山白馬廟紙錢中居民目爲蜺子和尚華嚴靜禪師聞之欲決真假先潛入紙錢中深夜師歸嚴把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遽答曰神前酒臺盤嚴放手曰不虛與我同根生嚴後赴莊宗詔入長安師亦先至每日歌唱自拍或乃佯狂泥雪去來俱無蹤跡厥後不知所終

台州幽棲道幽禪師鏡清問如何是少父師曰無標的曰無標的以爲少父邪師曰有甚麼過曰祇如少父作麼生師曰道者是甚麼心行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信是衆生日學人大信師曰若作勝解卽受羣邪問如何是道師曰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解驅雲裏信師一日齋時入堂白槌曰白大衆衆舉頭師曰且喫飯師將示滅僧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迢然迢然言訖坐云越州乾峯和尚上堂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透得始解歸家穩坐須知更有向上一竅在雲門出問庵內人爲甚麼不知庵外事師呵呵大笑門曰猶是學人疑處師曰子是甚麼心行門曰也要和尚相委師曰直須與麼始解穩坐門應喏喏上堂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衆曰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師曰典座來日不得普請便下座問僧甚處來曰天台師曰見說石橋作兩段是否曰和尚甚處得這消息來師曰將謂華頂峯前客元是平田莊裏人問如何得出三界去師曰喚院主來趁出這僧著師問衆僧輪回六趣具甚麼眼衆無對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老僧問甞曰

和尙問則且置師曰老僧問尙不奈何說甚麼超佛  
越祖之談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

甚麼處師以拄杖畫云在這裏

僧後請益雲門門拈起扇子云扇子踣跳

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會麼

吉州禾山和尙僧問學人欲伸一問師還答否師曰

禾山答汝了也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禾山大頂問

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滿目青山起白雲曰或遇客

來如何祇待師曰滿盤無味醍醐果問無言童子居

何國土師曰當軒木馬嘶風切

明州天童咸啓禪師問伏龍甚處來曰伏龍來師曰

還伏得龍麼曰不曾伏這畜生師曰且坐喫茶簡大

德問學人卓卓上來請師的的師曰我這裏一屙便

了有甚麼卓卓的的曰和尙恁麼答話更買草鞋行

脚好師曰近前來簡近前師曰祇如老僧恁麼答過

在甚麼處簡無對師便打問如何是本來無物師曰

石潤元含玉鑛異自生金問如何是真常流注師曰

涓滴無移

潭州寶蓋山和尙僧問一間無漏舍合是何人居師

曰無名不挂體曰還有位也無師曰不處問如何是

寶蓋師曰不從人天得曰如何是寶蓋中人師曰不

與時人知曰佛來時如何師曰覓他路不得問世界  
壞時此物何處去師曰千聖尋不得曰時人如何歸  
向師曰直須似他去曰還有的當也無師曰不立標  
則問不居正位底人如何行履師曰紅焰叢中駿馬  
嘶

澧州欽山文邃禪師福州人也少依杭州大慈山寰  
中禪師受業時巖頭雪峯在衆覩師吐論知是法器  
相率遊方二大士各承德山印記師雖屢激揚而終  
然凝滯一日問德山曰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  
道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山曰汝試舉天皇龍潭道底  
看師擬進語山便打師被打歸延壽堂曰是則是打  
我太煞巖頭曰汝恁麼道他後不得道見德山來法眼

別云是則  
是錯打我

後於洞山言下發解乃爲之嗣年二十七

止于欽山對大衆前自省過舉叅洞山時語山問甚  
麼處來師曰大慈來曰還見大慈麼師曰見曰色前  
見色後見師曰非色前後見洞山默置師乃曰離師  
太早不盡師意法眼云不盡師意  
不易承嗣得他僧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梁公曲尺誌公剪刀問一切諸佛及諸  
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常轉曰未審經  
中說甚麼師曰有疑請問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

錦繡銀香囊風吹滿路香巖頭聞令僧去云傳語十  
八子好好事潘郎有僧寫師真呈師曰還似我也無  
僧無對師自代曰衆僧看取德山侍者來叅纔禮拜  
師把住曰還甘欽山與麼也無者曰某甲却悔久住  
德山今日無言可對師乃放手曰一任祇對者撥開  
胷曰且聽某通氣一上師曰德山門下卽得這裏一  
點用不著者曰久聞欽山不通人情師曰累他德山  
眼目叅堂去師與巖頭雪峯坐次洞山行茶來師乃  
閉眼洞曰甚麼處去來曰入定來洞曰定本無門從  
何而入師入浴院見僧踏水輪僧下問訊師曰幸自  
轉轉地轉何須恁麼曰不恁麼又爭得師曰若不恁  
麼欽山眼堪作甚麼曰作麼生是師眼師以手作撥  
眉勢曰和尚又何得恁麼師曰是我恁麼你便不恁  
麼僧無對師曰索戰無功一場氣悶良久乃問曰會  
麼曰不會師曰欽山爲汝擔取一半師與巖頭雪峯  
過江西到一茶店喫茶次師曰不會轉身通氣者不  
得茶喫頭曰若恁麼我定不得茶喫峯曰某甲亦然  
師曰這兩箇老漢話頭也不識頭曰甚處去也師曰  
布袋裏老鴉雖活如死頭退後曰看看師曰覩公且  
置存公作麼生峯以手畫一圓相師曰不得不問頭

呵呵曰太遠生師曰有口不得茶喫者多巨良禪客  
叅禮拜了便問一鏃破三關時如何師曰放出關中  
主看良曰恁麼則知過必改師曰更待何時良曰好  
隻箭放不著所在便出去師曰且來闍黎良回首師  
下禪牀擒住曰一鏃破三關卽且置試爲欽山發箭  
看良擬議師打七棒曰且聽箇亂統漢疑三十年有  
僧舉似同安察安曰良公雖解發箭要且未中的僧  
便問未審如何得中的去安曰關中主是甚麼人僧  
回舉似師師曰良公若解恁麼也免得欽山口然雖  
如此同安不是好心亦須看始得僧叅師豎起拳曰  
開卽成掌五指參差如今爲拳必無高下汝道欽山  
還通商量也無僧近前却豎起拳師曰你恁麼祇是  
箇無開合漢曰未審和尚如何接人師曰我若接人  
共汝一般去也曰特來叅師也須吐露箇消息師曰  
汝若特來我須吐露曰便請師便打僧無語師曰守  
株待兔枉用心神上堂橫按拄杖顧視大眾曰有麼  
有麼如無欽山唱菩薩蠻去也囉囉哩哩便下座師  
與道士論義士立義曰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師  
曰道士是佛家奴士曰太麤生師曰第一義何在士  
無語

撰述  
五經卷之三  
四十九  
瑞州九峯通玄禪師郢州程氏子初叅德山後於洞  
山言下有省住後僧問自心他心得相見否師曰自  
已尚不見他人何可觀問罪福之性如何了達得無  
同異師曰絺綌不禦寒

青原下六世

曹山寂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道延禪師因曹山垂語云有一人向萬丈  
崖頭騰身直下此是甚麼人衆無對師出曰不存山  
曰不存箇甚麼師曰始得撲不碎山深肯之後有僧  
問請和尚密付真心師曰欺這裏無人作麼

撫州金峰從志玄明禪師僧問如何是金峰正主師  
曰此去鎮縣不遙闍黎莫造次曰何不道取師曰口  
如磔盤問千峰萬峰那箇是金峰師乃斫額問千山  
無雲萬里絕霞時如何師曰飛猿嶺那邊何不吐却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壁邊有鼠耳問如何是和尚  
家風師曰金峰門前無五里牌新到叅師曰不用通  
時暄第一句道將來曰孟春猶寒伏惟和尚師曰猶  
有這箇在曰不可要人點檢去也師曰誰僧指自身  
師曰不妨遭人點檢拈起枕子示僧曰一切人喚作  
枕子金峰道不是僧曰未審和尚喚作甚麼師拈起

枕子僧曰恁麼則依而行之師曰你喚作甚麼僧曰  
枕子師曰落在金峰窠裏問金盃滿酌時如何師曰  
金峰不勝酪酊僧掃地次師問作甚麼僧豎起茗帚  
師曰猶有這箇在曰和尚適來見箇甚麼師豎起拄  
杖僧叅纔入方丈師便打僧曰是是師又打僧曰不  
是不是師作禮拜勢僧作拓勢師曰老僧眼暗闍黎  
耳聾曰將飯餒魚還須克已師曰施食得長壽報曰  
和尚年多少師曰不落數量曰長壽者誰師曰金峰  
曰果然眼昏師曰是是問僧甚處來僧近前良久師  
曰闍黎叅見甚麼人曰叅甚麼椀師曰金峰有過曰  
是是師良久師問僧甚處來曰東國來師曰作麼生  
過得金峰關曰公驗分明師曰試呈似金峰看僧展  
兩手師曰金峰關從來無人過得曰和尚還過得麼  
師曰波斯喫胡椒問僧姓甚麼曰姓何師曰至竟不  
脫俗曰因師致得師曰若恁麼過在金峰曰不敢師  
曰灼然金峰有過僧問訊次師把住曰輒不得向人  
道我有一則因緣舉似你僧作聽勢師與一掌僧曰  
爲甚麼打某甲師曰我要這話行看經次駢道者來  
師擎起經作攬衣勢以目視之駢提起坐具以目視  
師師曰一切人道你會禪駢曰和尚作麼生師笑曰

草賊大敗問是身無知如土木瓦石此意如何師下  
禪牀扭僧耳朶僧負痛作聲師曰今日始捉著箇無  
知漢僧作禮出去師召闍黎僧回首師曰若到堂中  
不可舉著曰何故師曰大有人笑金峰老婆心上堂  
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僧問  
如何是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師曰問凡答凡問聖答  
聖曰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師曰問凡不答凡  
問聖不答聖師見僧來乃舉手曰此是大人分上事  
你試通箇消息看曰某甲不欲瞞和尚師曰知孝養  
人也還稀有曰莫是大人分上事麼師曰老僧瞞闍  
黎曰到這裏不易辨白師曰灼然灼然僧禮拜師曰  
發足何處曰祇這裏師曰不唯自瞞兼瞞老僧上堂  
我若舉來又恐遭人唇吻不舉又遭人笑怪於其中  
問如何卽是有僧纔出師便歸方丈至晚別僧請益  
曰和尚今日爲甚不答這僧話師曰大似失錢遭罪  
問僧你還知金峰一句子麼曰知來久矣師曰作麼  
生僧便喝師良久僧曰金峰一句今日粉碎師曰老  
僧大會問人唯有闍黎門風峭峻曰不可須要人點  
檢師曰真鍮不博金問如何是非言之言師曰不加  
文彩問四海晏清時如何師曰猶是堦下漢上堂事

存函蓋合理應箭鋒在還有人道得麼如有人道得  
金峰分半院與他住時有僧出作禮師曰相見易得  
好共住難爲人便下座僧辭師問何處去曰不敢妄  
通消息師曰若到諸方切忌道著金峰爲人處曰已  
領尊旨師曰忽有人問你作麼生僧提起袈裟角師  
曰捷弱於闍黎

襄州鹿門山處真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  
有鹽無醋曰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柴門草戶謝  
子遠來問如何是道人師曰口似鼻孔問祖祖相傳  
傳甚麼物師曰金襴袈裟問如何是函中般若師曰  
佛殿椽頭六百卷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  
山下李家使牛去曰還許學人相隨也無師曰汝若  
相隨莫同頭角曰諾師曰合到甚麼處曰佛眼辨不  
得師曰若不放過亦是茫茫問如何是鹿門高峻處  
師曰汝還曾上主山也無問如何是禪師曰鸞鳳入  
雞籠曰如何是道師曰藕絲牽大象問劫火洞然大  
千俱壞未審此箇還壞也無師曰臨崖看滄眼特地  
一場愁問如何是和尚轉身處師曰昨夜三更失却  
枕头問一句下豁然時如何師曰汝是誰家子上堂  
一片凝然光燦爛擬意追尋卒難見瞥然撞著豁人

情大事分明總成辦實快活無繫絆萬兩黃金終不  
換任他千聖出頭來總是向渠影中現

撫州曹山慧霞了悟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  
曰曹山不如曰出世後如何師曰不如曹山問四山  
相逼時如何師曰曹山在裏許曰還求出也無師曰  
在裏許即求出僧侍立師曰道者可煞熱曰是師曰  
祇如熱向甚處回避曰向鑊湯鑪炭裏回避師曰祇  
如鑊湯鑪炭又作麼生回避曰衆苦不能到

華州草庵法義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闌少浮漚飽滿契問疑心即差如何進道師曰有人  
常擬爲甚麼不差曰此猶是和尙分上事師曰紅焰  
蓮花朵朵開問如何是和尙得力處師曰如盲似聾  
曰不會師曰恰與老僧同叅

撫州曹山光慧玄悟禪師上堂良久曰雪峰和尚爲  
人如金翅鳥入海取龍相似僧出問未審和尚此間  
如何師曰甚處去來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不  
禮拜更待何時問如何是密傳底心師良久僧曰恁  
麼則徒勞側耳也師喚侍者來燒香著問古人云如  
紅鑪上一點雪意旨如何師曰惜取眉毛好問如何  
指示即得不昧去師曰不可雪上更加霜曰恁麼則

全因和尚去也師曰因箇甚麼問如何是妙明真性師曰款款莫磕損上堂良久僧出曰爲衆竭力禍出私門未審放過不放過師默然問古人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意旨如何師良久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也是廚寒甑足塵上堂舉拄杖曰從上皆留此一路方便接人有僧出曰和尚又是從頭起也師曰謝相委悉問機關不轉請師商量師曰瘥得我口麼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放憨作麼

撫州曹山羗慧智炬禪師初問先曹山曰古人提持那邊人學人如何體悉山曰退步就已萬不失一師於言下頓忘玄解乃辭去徧參至三祖因看經次僧問禪僧心不挂元字脚何得多學師曰文字性異法法體空迷則句句瘡疣悟則文文般若苟無取舍何害圓伊後離三祖到瑞州衆請住龍泉僧問如何是文殊師曰不可有第二月也曰卽今事如何師曰正是第二月問如何是如來語師曰猛風可繩縛問如何履踐卽得不昧宗風師曰須知龍泉好手曰請和尚好手師曰却憶鍾子期間古人道若記一句論劫作野狐精未審古人意旨如何師曰龍泉僧堂未曾鎖曰和尚如何師曰風吹耳朶問如何是一句師曰

無聞問如何是聲前一句師曰恰似不道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汝是九色鹿問抱璞投師時如何師曰不是自家珍曰如何是自家珍師曰不琢不成器

衡州育王山弘通禪師僧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混沌曰分後如何師曰混沌上堂釋迦如來四十九年說不到底句今夜山僧不避羞耻與諸尊者共譚良久曰莫道錯珍重僧問學人有病請師醫師曰將病來與汝醫曰便請師曰還老僧藥價錢來問曹源一路卽不問衡陽江畔事如何師曰紅爐焰上無根草碧潭深處不逢魚問心法雙亡時如何師曰三脚蝦蟇背大象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老僧毛豎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直待文殊過卽向你道曰文殊過也請和尚道師便打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渾身不直五文錢曰太貧寒生師曰古代如是曰如何施設師曰隨家豐儉問如何是急切處師曰鍼眼裏打筋斗問如何是本來身師曰回光影裏見方親衡州華光範禪師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指僧堂曰此間僧堂無門戶問僧曾到紫陵麼曰曾到師曰曾到鹿門麼曰曾到師曰嗣紫陵卽是嗣鹿門卽是曰

卽今嗣和尚得麼師曰人情不打卽不可便打問非  
 隱顯處是和尚那箇是某甲師曰盡乾坤無一不是  
 曰此猶是和尚那箇是某甲師曰木人石女笑分明  
 處州廣利容禪師初住貞溪僧叅師舉拂子曰貞溪  
 老僧還具眼麼曰某甲不敢見和尚過師曰老僧死  
 在闍黎手裏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謝闍黎道  
 破問西院拍手笑呵呵意作麼生師曰捲上簾子著  
 問自己不明如何得明師曰不明曰爲甚麼不明師  
 曰不見道自己事問魯祖面壁意作麼生師良久曰  
 還會麼曰不會師曰魯祖面壁因郡守受代歸師出  
 送接話次守問和尚遠出山門將甚麼物來師曰無  
 盡之寶呈獻守無對後有人進語曰便請師曰太守  
 尊嚴問千途路絕語思不通時如何師曰猶是堦下  
 漢曰如何是堦上漢師曰龍樓不舉手乃曰作麼生  
 是尊貴底人試道看莫祇向長連牀上坐地見他人  
 不肯忽被明眼人拶著便向鐵圍山裏藏身若到廣  
 利門下須道得第一句卽開一線道與兄弟商量時  
 有僧出禮拜師曰將謂是異國舶主元來是此土商  
 人

泉州廬山小谿院行傳禪師青原周氏子僧問久嚮

廬山石門爲甚麼入不得師曰鈍漢僧曰忽遇猛利者還許也無師曰喫茶去

益州布水巖和尚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一回思著一傷心問寶劔未磨時如何師曰用不得曰磨後如何師曰觸不得

蜀川西禪和尚僧問佛是摩耶降生未審和尚是誰家子師曰水上卓紅旗問三十六路阿那一路最妙師曰不出第一手曰忽遇出時如何師曰脊著地也不難

紹州華嚴和尚僧問既是華嚴還將得華來麼師曰孤峰頂上千枝秀一句當機對聖明僧錄問法身無相不可言宣皇帝詔師將何接引師曰金鐘迴出雲中響萬里歸朝賀聖君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驚天動地曰還當也無師曰靈機永布千家月祇這如今萬世傳

雲居膺禪師法嗣

洪州鳳棲山同安丕禪師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吽吽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今日大有人從建昌來問一見便休去時如何師曰是也更來這裏作麼問如何是點額魚師曰不透波瀾曰慚耻時如何師曰

終不仰面曰恁麼則不變其身也師曰是也青雲事  
作麼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鷄抱子歸霄漢  
玉兔懷胎入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金果  
朝來猿摘去玉花晚後鳳銜歸問無情還解說法也  
無師曰玉犬夜行不知天曉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  
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要踢要拳問纔有言詮盡  
落今時不落言詮請師直說師曰木人解語非干舌  
石女拋梭豈亂絲問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  
卽同魔說此理如何師曰孤峰迴秀不挂煙蘿片月  
行空白雲自在新到叅師問甚處來曰湖南師曰還  
知同安這裏風雲體道花檻璇璣麼曰知師曰非公  
境界僧便喝師曰短販樵人徒誇書劒僧擬進語師  
曰劒甲未施賊身已露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藕  
絲繫大象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鐵鎖鎖石牛問不傷  
王道如何師曰喫粥喫飯曰莫便是不傷王道也無  
師曰遷流左降問玉印開時何人受信師曰不是恁  
麼人曰親宮事如何師曰道甚麼問如何是毗盧師  
師曰闍黎在甚麼處出家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  
面前佛殿問片玉無瑕請師不觸師曰落汝後問玉  
印開時何人受信師曰不是小小問迷頭認影如何

止師曰告阿誰曰如何卽是師曰從人覓卽轉遠也  
 曰不從人覓時如何師曰頭在甚麼處問如何是同  
 安一隻箭師曰腦後看曰腦後事如何師曰過也問  
 云僧衣衆人唱祖師衣甚麼人唱師曰打問將來不  
 相似不將來時如何師曰甚麼處著問未有這箇時  
 作麼生行履師曰尋常又作麼生曰恁麼則不改舊  
 時人也師曰作何行履問如何是異類中人師曰露  
 地藏白牛  
 日月師看經次見僧來叅遂以衣  
 袖蓋却頭僧近前作弔慰勢師放下衣袖提起經曰  
 會麼僧却以衣袖蓋頭師曰蒼天蒼天

廬山歸宗寺懷惲禪師僧問無佛無衆生時如何師

曰甚麼人如此問水清魚現時如何師曰把一箇來

僧無對同安代云問如何是五老峰師曰突兀地問

截水停輪時如何師曰磨不轉曰如何是磨不轉師

曰不停輪問如何是塵中弟子師曰灰頭土面同安代云

不拂拭問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師曰正恁麼曰如何是

迦葉不聞聞師曰不附物問不佛不衆生時如何師

曰是甚麼人如此問學人不到處請師說師曰汝不

到甚麼處來

池州嵇山章禪師在投子作柴頭投子同喫茶次謂

師曰森羅萬象總在裏許師潑却茶曰森羅萬象在甚麼處子曰可惜一椀茶師後謁雪峰峰問莫是章柴頭麼師乃作輪椎勢峰肯之

南康軍雲居懷岳禪師僧問如何是大圓鏡師曰不鑒照曰忽遇四方八面來時作麼生師曰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曰大好不鑒照師便打問如何是一丸療萬病底藥師曰汝患甚麼問如何是本來瑞草師曰好手拈不出曰如何是無根樹師曰處處著不得

杭州佛日本空禪師初遊天台山嘗曰如有人奪得我幾者卽吾師矣尋謁雲居作禮問曰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居曰卸却業身來與子相見師曰業身已卸

居曰珠在甚麼處師無對

同安代云回頭卽沒交涉

遂投誠入室

時始年十三後四年叅夾山纔入門見維那那曰此間不著後生師曰某甲不求挂搭暫來禮謁和尚維那白夾山山許相見師未陞堦山便問甚處來師曰雲居來曰卽今在甚麼處師曰在夾山頂顛上山曰老僧行年在坎五鬼臨身師擬上堦山曰三道寶堦從何而上師曰三道寶堦曲爲今時向上一路請師直指山便揖師乃上堦禮拜山問闍黎與甚麼人同行師曰木上座山曰何不來相看老僧師曰和尚看

他有分山曰在甚處師曰在堂中山便同師下到堂中師遂取拄杖擲在山面前山曰莫從天台得否師曰非五嶽之所生山曰莫從須彌得否師曰月宮亦不逢山曰恁麼則從人得也師曰自己尚是冤家從人得堪作甚麼山曰冷灰裏有一粒豆爆乃喚維那明窓下安排著師曰未審明窓還解語也無山曰待明窓解語卽向汝道夾山來日上堂問昨日新到在甚麼處師出應喏山曰子未到雲居已前在甚麼處師曰天台國清山曰吾聞天台有潺潺之瀑淥淥之波謝子遠來此意如何師曰久居巖谷不挂松蘿山曰此猶是春意秋意作麼生師良久山曰看君祇是撐船漢終歸不是弄潮人來日普請維那令師送茶師曰某甲爲佛法來不爲送茶來那曰奉和尚處分師曰和尚尊命卽得乃將茶去作務處搖茶甌作聲山回顧師曰釀茶三五盃意在鑊頭邊山曰瓶有傾茶勢籃中幾箇甌師曰瓶有傾茶勢籃中無一甌便行茶時衆皆舉目師曰大衆鶴望請師一言山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師曰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山曰大衆有人也歸去來歸去來遂住普請歸院衆皆仰嘆師終于佛日卵塔存焉

蘇州永光院真禪師上堂言鋒若差鄉關萬里直須  
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得非常之旨  
人焉度哉問道無橫徑立者皆危如何得不被橫徑  
所侵去師以杖拄僧口僧曰此猶是橫徑師曰合取  
口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來往不易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鐵山夜鎖千家月金烏常照不當門  
廬山歸宗澹權禪師僧問金雞未鳴時如何師曰失  
却威音王曰鳴後如何師曰三界平沉問盡身供養  
時如何師曰將甚麼來曰所有不惜師曰供養甚麼  
人曾無語問學人爲佛法來如何是佛法師曰正空  
閑曰便請商量師曰周匝有餘問大衆雲集合譚何  
事師曰三三兩兩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  
將甚麼對師曰爭能肯得人僧良久師曰會麼曰不  
會師曰長安路上廁坑子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  
三枷五棒問通徹底人如何語道師曰汝祇今作麼  
生曰任性隨流師曰不隨流爭得息  
蘄州廣濟禪師僧問疋馬單槍時如何師曰頭落也  
問如何是方外之譚師曰汝道甚麼問如何是廣濟  
水師曰飲者絕饑渴曰恁麼則學人不虛到也師曰  
情知你受人安排問遠遠來投乞師指示師曰有口

祇解喫飯問溫伯雪與仲尼相見時如何師曰此間無恁麼人問不識不見請師道出師曰不昧曰不昧時作麼生師曰汝喚作甚麼問如何是奇特事師曰焰裏牡丹花問如何是無心道人師曰丹霞放火燒潭州水西南臺和尚僧問如何是此間一滴水師曰入口卽抉出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靴頭線綻問祖祖相傳未審傳箇甚麼師曰不因闍黎問老僧亦不知

欽州朱谿謙禪師韶國師到叅次聞犬齧靈鼠聲國師便問是甚麼聲師曰犬齧靈鼠聲國師曰既是靈鼠爲甚麼却被犬齧師曰齧殺也國師曰好箇犬師便打國師曰莫打某甲話在師休去因造佛殿畢一僧同看師曰此殿著得甚麼佛曰著卽不無有人不肯師曰我不問那箇人曰恁麼則某甲亦未曾祇對和尚

揚州豐化和尚僧問上無片瓦下無卓錫時如何師曰莫飄露麼問不具得失時如何師曰道甚麼

南康軍雲居道簡禪師范陽人也久入先雲居之室密受真印而分掌寺務典司樵爨以臘高堂中爲第一座屬先雲居將順寂主事請問誰堪繼嗣居曰堂

中簡主事雖承言而意不在師謂令棟擇可當說法者僉曰第二座可然且備禮先請第一座若謙讓卽堅請第二座師旣密承授記略不辭免卽自持道具入方丈攝衆演法主事等不愜素志罔循規式師察其情乃潛弃去其夜安樂樹神號泣詰旦主事大衆奔至麥莊悔過哀請歸院衆聞空中連聲唱曰和尚來也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隨處得自在問維摩豈不是金粟如來師曰是曰爲甚麼却在釋迦會下聽法師曰他不擔人我問橫身蓋覆時如何師曰還蓋覆得麼問蛇子爲甚麼吞却蛇師師曰在裏

傷問諸聖道不得處和尚還道得麼師曰汝道甚麼處諸聖道不得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千人萬人不逢爲甚麼闍黎偏逢問孤峰獨宿時如何師曰閑却七間僧堂不宿阿誰教汝孤峰獨宿師後無疾而寂塔子本山

洪州大善慧海禪師僧問不坐青山頂時如何師曰且道是甚麼人問如何是解作客底人師曰不占上問靈泉忽逢時如何師曰從甚麼處來問如何道卽不違於師師曰莫惜口曰道後如何師曰道甚麼問如何道得相親去師曰快道曰恁麼則不道也師曰

用口作甚麼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三界平沉

鼎州德山和尚僧問路逢達道人  
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  
祇恁麼僧良久師曰汝更問僧再問  
師乃喝出

南嶽南臺和尚僧問直上融峰時如何師曰見麼

南康軍雲居昌禪師僧問相逢不相識時如何師曰  
既相逢爲甚麼不相識問紅爐猛焰時如何師曰裏  
頭是甚麼問不受商量時如何師曰來作甚麼曰來  
亦不商量師曰空來何益問方丈前容身時如何師  
曰汝身大小

晉州大梵和尚僧問如何是學人顧望處師曰井底  
架高樓曰恁麼則超然去也師曰何不擺手

新羅國雲住和尚僧問諸佛道不得甚麼人道得師  
曰老僧道得曰諸佛道不得和尚作麼生道師曰諸  
佛是我弟子曰請和尚道師曰不是對君王好與二  
十棒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夜半石牛吼曰來後  
如何師曰特地使人愁問既是普眼爲甚不見普賢  
師曰祇爲貪程太速

冷珽和尚僧問學人不負師機還免披毛帶角也無  
師曰闍黎何得對面不相識曰恁麼則吞盡百川水

撰述  
五  
方明一點心師曰雖脫毛衣猶披鱗甲曰好來和尚  
具大慈悲師曰盡力道也出老僧格不得

踈山仁禪師法嗣

隨州護國院守澄淨果禪師上堂諸方老宿盡在曲  
柔木牀上爲人及有人問著祖師西來意未曾有一  
人當頭道著時有僧問請和尚當頭道師曰河北驢  
鳴河南犬吠問如何是佛師咄曰這驢漢問盡大地  
是一隻眼底人來時如何師曰堦下漢問諸佛不到  
處是甚麼人行履師曰聃耳鬚頭曰何人通得彼中  
言師曰驢面獸腮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錯問如  
何是西來意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問不落干將  
手如何是太阿師曰七星光彩耀六國罷煙塵問鶴  
立枯松時如何師曰地下底一場懔懔問會昌沙汰  
時護法善神向甚麼處去師曰三門前兩箇一場懔  
懔問滴水滴凍時如何師曰日出後一場懔懔  
洛京靈泉歸仁禪師初問踈山枯木生花始與他合  
是這邊句是那邊句山曰亦是這邊句師曰如何是  
那邊句山曰石牛吐出三春霧靈雀不棲無影林住  
後僧問如何是靈泉家風師曰十日作活九日病曰  
此病如何師曰回避不得曰還療得也無師曰耆婆

稽首醫王皺眉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牛馬同羣放曰還分不分師曰夜半崑崙穿市過午後烏雞帶雪飛問急切相投時如何師曰見佛似冤家問如何是靈泉竹師曰不從栽種得曰還變動也無師曰二冬瑞雪應難改九夏凝霜色轉鮮問如何是靈泉心印師曰不傳不受曰或遇交代時如何師曰淮南船子看洛陽問六國未寧時如何師曰作亂者誰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仰面獨揚眉回頭自拍手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騎牛戴席帽過水著靴衫問如何是無問而自說師曰死人口裏活人舌曰未審是何人領會師曰無角水牯牛尚如何是靈泉活計師曰東壁打倒西壁曰憑箇甚麼過朝夕師曰折腰鑿子無煙火曰二時將何奉獻師曰野老共炊無米飯溪邊大會不來人問如何是靈泉境師曰枯椿花爛熳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子規啼斷後花落布堦前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恰似箇屠兒曰如何行履師曰破齋犯戒曰究竟作麼生師曰因不收果不入俗士問俗人還許會佛法否師曰那箇臺無月誰家樹不春

瑞州五峰遇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一堆

泥土問如何是不撥不觸底人師曰閉口藏三寸翻  
眉蓋眼睛

撫州疎山證禪師初叅先疎山得旨後歷諸方謁投  
子子問近離甚處曰延平子曰還將得劔來麼曰將  
得來子曰呈似老僧看師乃指面前地子便休至晚  
問侍者新到在麼者曰當時去也子曰三十年弄馬  
騎今日被驢撲住後僧問如何是就事學師曰著衣  
喫飯曰如何是就理學師曰騎牛去穢曰如何是向  
上事師曰溥際不收問如何是聲色混融句師曰不  
辨消不及曰如何是聲色外別行底句師曰難逢不  
可得問親切處乞一言師以拄杖敲之僧曰爲甚麼  
不道師曰得恁麼不識好惡

洪州百丈明照安禪師新羅人也僧問一藏圓光如  
何是體師曰勞汝遠來曰莫使是一藏圓光麼師曰  
更喫一椀茶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手巾寸半布  
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未有一箇人不問問如  
何是極則處師曰空王殿裏登九五野老門前不立  
人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未認得時作麼生問如  
何是毗盧師師曰人天收不得曰如何是一代時教  
師曰義例分明

瑞州黃檗山慧禪師洛陽人也少出家業經論因增  
受菩薩戒而歎曰大士攝律儀與吾本受聲聞戒俱  
止持作犯也然於篇聚增減支本通別制意且殊旣  
微細難防復於攝善中未嘗行於少分況饒益有情  
乎且世間泡幻身命何可留戀哉由是置講課欲以  
身捐於水中飼鱗甲之類念已將行偶二禪者接之  
款話說南方頗多知識何滯於一隅師從此回志叅  
尋屬關津嚴緊乃謂守吏曰吾非翫山水誓求祖道  
他日必不忘恩也吏者察其志遂不苛留且謂之曰  
師旣爲法忘身回時願無吝所聞師欣謝直造踈山  
時仁和尙坐法堂受叅師先顧視大衆然後致問曰  
剎那便去時如何山曰畱塞虛空汝作麼生去師曰  
畱塞虛空不如不去山便休師下堂叅第一座座曰  
適來祇對甚竒特師曰此乃率爾敢望慈悲開示愚  
昧座曰一剎那間還有擬議否師於言下頓省禮謝  
住後僧問黃檗一路荒來久今日當陽事若何師曰  
虛空不假金鎚鍊日月何曾待照人師示滅塔于本  
山肉身至今如生

延州伏龍山奉璘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  
橫身卧海日裏挑燈問如何是伏龍境師曰山峻水

流急三冬發異華問和尚還愛財色也無師曰愛曰  
既是善知識爲甚麼却愛財色師曰知恩者少師問  
火頭培火了也未曰低聲師曰甚麼處得這消息來  
曰不假多言師曰省錢易飽吃了還饑問如何是和  
尚家風師曰長齋冷飯曰太寂寞生師曰僧家合如  
是

安州大安山省禪師僧問失路迷人請師直指師曰  
三門前去問舉步臨危請師指月師曰不指月曰爲  
甚麼不指月師曰臨坑不推人問離四句絕百非請  
和尚道師曰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問重重關鎖信息  
不通時如何師曰爭得到這裏曰到後如何師曰彼  
中事作麼生問如何是真中真師曰十字路頭泥佛  
子問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鎖難金鎖牽不住是甚麼  
人師曰向闍黎道卽得不可荒却大安山去也

洪州百丈超禪師海東人也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  
別師曰金雞玉兔聽遠須彌問日落西山去林中事  
若何師曰洞深雲出晚澗曲水流遲問某甲今日辭  
去或有人問和尚說甚麼法向他道甚麼師曰但道  
大雄山頂上虎生師子兒

洪州天王院和尚僧問國內按劍者是誰師曰天王

問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時如何師曰不墮無壞  
爛問如何是佛師曰錯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師曰門  
外列金剛

常州正勤院蘊禪師魏府韓氏子幼而出家老有童  
顏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事若何師曰迴出簫韶外  
六律豈能過曰不過底事作麼生師曰聲前拍不散  
句後覓無蹤問如何是正勤一路師曰泥深三尺曰  
如何到得師曰闍黎從甚麼處來問如何是禪師曰  
石上蓮華火裏泉曰如何是道師曰楞伽峰頂一莖  
草曰禪道相去幾何師曰泥人落水木人撈晉天福  
中順寂葬于院側經二稔門人發塔覩全身儼然髮  
爪俱長乃闍維收舍利真骨重建塔焉

襄州洞山瑞禪師僧問道有又無時如何師曰龍頭  
蛇尾腰間一劔問如何是無生曲師曰未問已前  
京兆府三相和尚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覓縫不  
得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對面不相見問如何是西  
來意師曰雪覆孤峰白殘照露瑕痕

青林虔禪師法嗣

襄州萬銅山廣德延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  
曰山前人不住山後人更忙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

曰無力登山水茅戶絕知音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  
曰始嗟黃葉落又見柳條青問盡大地是箇死屍向  
甚麼處葬師曰北邙山下千丘萬丘師不安僧問和  
尚患箇甚麼師曰無思不墜的曰恁麼則已知和尚  
病源也師曰你道老僧患甚麼曰和尚忌口好師便  
打問如何是佛師曰畫戟門開見墜仙僧後問悟空  
畫戟門開見墜仙意旨如何空曰直饒親見釋迦來  
智者咸言不是佛

襄州石門獻蘊禪師京兆人也初問青林如何用心  
得齊於諸聖林仰面良久曰會麼師曰不會林曰去  
無子用心處師禮拜乃契悟更不他遊遂作園頭一  
日歸侍立次林曰子今日作甚麼來師曰種菜來林  
曰徧界是佛身子向甚處種師曰金鉏不動土靈苗  
在處生林欣然來日入園喚蘊闍黎師應喏林曰剩  
栽無影樹留與後人看師曰若是無影樹豈受栽邪  
林曰不受栽且止你會見他枝葉麼師曰不曾見林  
曰旣不曾見爭知不受栽師曰祇爲不曾見所以不  
受栽林曰如是如是林將順寂召師師應諾林曰日  
轉西山後不須取次安師曰雪滿金檀樹靈枝萬古  
春林曰或有人問你金針線囊事子道甚麼師曰若

是毛羽相似者某甲終不敢造次初住南嶽蘭若未  
幾遷夾山道由潭州時楚王馬氏出城延接便問如  
何是祖師西來大道師曰好大哥御駕六龍千古秀  
玉街排仗出金門王大喜延入天冊府供養數日方  
至夾山開堂僧問今日一會何異靈山師曰天垂寶  
蓋重重異地湧金蓮葉葉新曰未審將何法示人師  
曰無絃琴韻流沙界清音普應大千機問師唱誰家  
曲宗風嗣阿誰師曰一曲宮商纔品弄辨寶還他碧  
眼胡曰恁麼則清流分洞下滿月照青林去也師曰  
多子塔前分的意至今異世度洪音問如何是夾山  
正主師曰好手須知樂布作韓光虛妄立功勳問如  
何是西來意師曰王璽不離天子手金箱豈許外人  
知問不落機關請師便道師曰湛月迅機無可比君  
今曾問幾人來曰卽今問和尚師曰好大哥雲綻不  
須藏九尾恕君殘壽速歸丘師以蠻夷作亂遂離夾  
山至襄州創石門寺再振玄風上堂瑠璃殿上光輝  
而日日無私七寶山中晃耀而頭頭有據泥牛運步  
木馬嘶聲野老謳歌樵人舞袖太陽路上古曲玄音  
林下相逢更有何事僧問月生雲際時如何師曰三  
箇孩兒抱華鼓好大哥莫來攔我毬門路問如何是

和尙家風師曰常騎駿馬驟高樓鐵鞭指盡胡人路  
問如何是石門境師曰徧界黃金無異色往來遊子  
罷追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無相不居凡聖位經  
行鳥道沒蹤由問猛虎當軒時如何師曰性命不存  
曰恁麼則遭他毒手師曰一恁齧嚼問如何是淨土  
中人師曰披毛遊火聚戴角混塵泥問道界無窮際  
通身絕點痕時如何師曰渺渺曰雲漫雪嶽轉身玄  
路莫遲遲曰未審轉身路在甚麼處師曰石人舉手  
分明記萬年枯骨笑時看問如如不動時如何師曰  
有甚麼了曰曰如何卽是師曰石戶非關鎖般若寺  
遭焚有人問曰旣是般若爲甚麼被火燒師曰萬里  
一條鐵師應機多云好大哥時稱大哥和尚

韶州龍光諲禪師僧問人王與法王相見時如何師  
曰越國君王曾按劔龍光一句不曾虧上堂良久曰  
不煩珍重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胡風一扇漢地成  
規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拊掌顧視問如何是龍光  
一句師曰不空罽索曰學人不會師曰掩問如何是  
極則爲人處師曰殷勤囑付後來人問賓頭盧一身  
爲甚麼赴四天下供師曰千江同一月萬戶盡逢春  
遂有偈曰龍光山頂寶月輪照耀乾坤爍暗雲尊者

不移元一質千家影現萬家春

郢州芭蕉和尚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攏揔一木盆問如何是道師曰或橫三或豎五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罷舉雲中信半夜太陽輝

定州石藏慧炬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樹帶滄浪色山橫一抹青問如何是伽藍師曰祇這是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作麼作麼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喫茶去

白水仁禪師法嗣

京兆府重雲智暉禪師咸泰高氏子總角之歲好遊佛寺誓志出家父母不能止禮圭峰溫禪師剃度後謁白水獨領微言潛通秘鍵尋回洛卜于中灘創溫室院常施水給藥爲事有比丘患白癩衆惡之唯師與之摩洗如常俄有神光異香旣而訝之遂失所在遺瘡痂馨香酷烈遂聚而塑觀音像以藏之師後忽欲歸終南圭峰舊居一日閑步巖岫間如常寢處倏覩摩衲數珠銅瓶椶笠觸之卽壞謂侍者曰此吾前身道具耳就茲建寺以酬宿因當薙草間有祥雲蔽日屯于峰頂久而不散因目爲重雲山猛獸皆自引去及塞龍潭以通徑龍亦他徙後唐明宗賜額曰長

興學侶臻萃上堂僧問如何是歸根得旨師曰早是  
忘却不憶塵生曰如何是隨照失宗師曰家遭劫賊  
問不憶塵生如何是進身一路師曰足下已生草前  
程萬丈坑問要路坦然如何踐履師曰我若指汝則  
東西南北去也問如何是重雲秤師曰任將天下勘  
問如何是截鐵之言師曰寧死不犯問如何是迦葉  
親聞底事師曰重雲記不得問如何是重雲境師曰  
四時花簇簇三冬異草青師闡法四十餘年節度使  
王彥超微時常從師遊欲爲沙門師熟視曰汝世緣  
深當爲我家垣墻王公後果鎮永興申弟子禮師將  
順世先與王公言別囑護法門王公泣曰師忍棄弟  
子乎師笑曰借千年亦一別耳及歸書偈示衆曰我  
有一間舍父母爲修蓋住來八十年近來覺損壞早  
擬移別處事涉有憎愛待他摧毀時彼此無妨礙乃  
跏趺而逝塔于本山

杭州瑞龍院幼璋禪師唐相國夏侯孜之猶子也大  
中初伯父司空出鎮廣陵師方七歲遊慧照寺聞誦  
法華志求出家伯父初不允因師絕飲食不得已而  
許之師慧遠禪師後遊諸禪會著山白水咸受心訣  
咸通十三年至江陵騰騰和尚囑之曰汝往天台尋

靜而棲遇安即止已而又值憨憨和尚撫而記曰汝却後四十年有巾子山下菩薩王於江南當此時吾道昌矣尋抵天台山於靜安鄉創福唐院乃契騰騰之言又住隱龍院中和四年浙東饑疫師於温台明三郡收瘞遺骸時謂悲增大士雪峰嘗往見之遺椽櫛拂子而去天祐三年錢尚父遣使童建賫衣服香藥入山致請至府庭署志德大師館于功臣堂日親問法師請每年於天台山建金光明道場諸郡黑白大會逾月而散光明大會始於師也將辭歸山王加戀慕於府城建瑞龍院文穆王改瑞龍院延請開法時禪門興盛斯則憨憨懸記應矣上堂老僧頃年遊歷江外嶺南荆湖

但有知識叢林無不叅問來蓋為今日與諸人聚會各要知箇去處然諸方終無異說祇教當人歇却狂心休從他覓但隨方任真亦無真可任隨時受用亦無時可用設垂慈苦口且不可呼晝作夜更饒善巧終不能指東為西脫或能爾自是神通作怪非干我事若是學語之流不自省已知非直欲向空裏採花波中取月還著得心力麼汝今各且退思忽然肯去始知瑞龍老漢事不獲已迂回太甚還肯麼時有僧問如何是瑞龍境界師曰道汝不見得麼曰如何是境

中人師曰後生可畏問廓然無雲如何是中秋月師曰最好是無雲曰恁麼則一輪高挂萬國同觀去也師曰捏目之子難與言天成二年丁亥四月乞墳塔于尚父父命陸仁璋於西關選勝地建塔創院改天台隱龍爲隱迹塔畢師入府庭辭尚父囑以護法尅期順寂尚父悲悼遣僧正集在城宿德迎引入塔

白馬儒禪師法嗣

與元府青剗山如觀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無底籃子拾生菜問如何是青剗境師曰三冬華木秀九夏雪霜飛

龍牙遁禪師法嗣

潭州報慈藏嶼匡化禪師僧問心眼相見時如何師曰向汝道甚麼問如何是實見處師曰絲毫不隔曰恁麼則見也師曰南泉甚好去處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昨夜三更送過江問臨機使用時如何師曰海東有果樹頭心問如何是真如佛性師曰阿誰無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郴連道永問和尚年多少師曰秋來黃葉落春到便開花問僧甚處來曰卧龍來師曰在彼多少時曰經冬過夏師曰龍門無宿客爲甚麼在彼許多時曰師子窟中無異獸師曰汝試作

師子吼看曰某甲若作師子吼卽無和尚師曰念汝新到放汝三十棒問如何是湖南境師曰艘船戰棹曰還許學人遊翫也無師曰一任闍黎打燈問和尚百年後有人問如何祇對師曰分明記取問情生智隔想變體殊祇如情未生時如何師曰隔曰情未生時隔箇甚麼師曰這箇梢郎子未遇人在問如何是龍牙山師曰益陽那邊曰如何卽是師曰不擬曰如何是不擬去師曰恁麼則不是問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師良久却召僧僧應諾師曰你去別時來上堂一句徧大地一句纔問便道一句問亦不道僧問如何是徧大地句師曰無空闕曰如何是纔問便道句師曰低聲低聲曰如何是問亦不道句師曰便合知時襄州含珠山審哲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寸釘纔入木九牛拽不出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門前神樹子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貧兒抱子渡恩愛競隨流問僧有亦不是無亦不是不有不無亦不是汝本來名箇甚麼曰學人已具名了師曰具名卽不無畢竟名箇甚麼曰祇這莫便是否師曰且喜沒交涉曰如何卽是師曰親切處更請一問曰學人道不得請和尚道師曰別日來與汝道曰卽今爲甚

麼不道師曰覓箇領話人不可得又問僧張王李趙不是汝本來姓汝本來姓箇甚麼曰與和尚同姓師曰同姓卽且從汝本來姓箇甚麼曰待漢水逆流却向和尚道師曰卽今爲甚麼不道曰漢水逆流也未師休去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是甚麼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曰別安排又爭得曰不安排時如何師曰無位真人問如何是真經師曰阿彌陀西川存禪師僧問學人解問請訛句請師舉起訝人機師曰巢父不牽牛許由不洗耳問具足底人來師還接否師便打

華嚴靜禪師法嗣

鳳翔府紫陵匡一定覺禪師初到蟠龍見僧問碧潭清似鏡蟠龍何處安龍曰沈沙不見底浮浪足噴岼師不肯龍請師道師曰金龍迴透青霄外潭中豈滯玉輪機龍肯之住後僧問未作人身已前作甚麼來師曰石牛步步火中行返顧休銜日中草問智識路絕思議併忘時如何師曰停囚長智養病喪軀

九峯滿禪師法嗣

洪州同安院威禪師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路邊神樹子見者盡擎拳曰見後如何師曰室內

無靈牀渾家不著孝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玉兔不曾知曉意金烏爭肯夜頭明問如何是同安一曲師曰靈琴不別人間韻知音豈度伯牙門曰未審何人和得師曰木馬嘶時從彼聽石人拊掌阿誰聞曰或遇知音時如何師曰知音不度耳達者豈同聞師一日遊山大衆隨後師曰堦前翠竹砌下黃花古人道真如般若同安卽不然有僧曰古人也好和尚師曰不貪香餌味可謂碧潭龍曰諸方眼目不怪淵明師曰闍黎閉目中秋坐却笑月無光曰堦前翠竹砌下黃花又作麼生師曰安南未伏塞北那降僧禮拜師曰名稱普聞師問僧寅晡飲啄無處藏身你道有此道理麼曰和尚作麼生師打一拂子僧曰撲手征人徒誇好手師曰握鞭側帽豈是闍黎曰今古之道何處藏身師曰闍黎作麼生僧珍重便出師曰未

北院通禪師法嗣

京兆府香城和尚初叅北院問曰一似兩箇時如何院曰一箇賺汝師乃有省僧問三光景色謝照燭事如何師曰朝邑峰前卓五彩曰不涉文彩事作麼生師曰如今特地過江來問向上一路請師舉唱師曰

釣絲鉤不出問牛頭還得四祖意否師曰沙書下點  
 落千字曰下點後如何師曰別將一撮表人天曰恁  
 麼則人人有也師曰汝又作麼生問囊無繫蟻之絲  
 厨絕聚蠅之糝時如何師曰日捨不求思從妄得  
 五燈會元卷第十三

丹陽居士賀懋熙懋照懋煥懋燾懋焯仰承  
 先嚴賀學禮遺願施費刻此  
 五燈會元第十三卷 計字三萬二千一百九  
 十箇 該銀一十六兩七錢八分  
 江陰釋在誠對豫章萬承明書江寧劉仕啓  
 萬曆壬子歲秋九月徑山化城識

